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達摩祖師論集

第五祖弘忍禪師最上乘論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大珠慧海禪師語錄

(頓悟入道要門論)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法心要

信心銘

永嘉大師證道歌



## 達摩大師安心法門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時識攝色，迷時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无一切念處，是名正覺。

問：云何自心現量？

答：見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計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施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

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

答：由見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由亡己故，得至虛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

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即一切处无处，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墮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鑪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安心法門終

## 達摩大師四行觀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舍素隨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游化漢魏。亡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讒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啟，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讒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舍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

云何報冤行？

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經云：

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苦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於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止想无求。经曰：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曰：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脱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於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达磨大师四行观终

楞伽山顶坐宝日。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有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用严身。随缘触物常怡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辨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有。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慧海起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通还颺渴。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慧刃当锋缺。  
生途忽焉慧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体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内何曾存哽咽。  
用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至诚心不疑。劫火燃灯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竭。

附达磨大师碑颂

梁武帝萧衍



# 達摩大師血脈論

## 序

右朝奉郎通判建昌军事赐绯鱼袋任哲作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观诸家禅说一切经文，原其至当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来真佛。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盖谓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驰求。将谓自性真佛外更有别佛，故诸佛诸祖师说法要人省悟自己本来真佛，不假外求。又缘种种法语泛滥不一，转使学人惑乱本性，无悟入处。惟有达磨血脉论，并黄檗传心法要二说，最为至论。可以即证自己佛性，使人易晓。比之求师访道，钻寻故纸，坐禅行脚，狂费工夫，相去万倍，此非小补。绍兴癸酉见独老人任哲序。

达摩血脉论

渝州华严寺沙门释宗镜 校刻

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後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佛及菩提皆在何处？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得否？虚空但有名，亦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递相诳惑，不能了本心，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若也不信，自诳无益。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亦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亦不造善恶。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报，觅佛终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见性，即不名善

知识。若不如此纵说得十二部经，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期时。

昔有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缘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识得自心，诵得闲文书，都无用处。若要觅佛，直须见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驰求，觅佛元来不得。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会解。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若未悟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敕，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它一切众生，令入魔界。

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即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无佛可

得，佛外无性可得。」

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问：「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著心，见佛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後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解。」

问曰：「既若施为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之时，云何不见本心？」

答曰：「本心常现前，汝自不见？」

問曰：「心既見在，何故不見？」

師曰：「汝曾作夢否？」

答：「曾作夢。」

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

答：「是本身。」

又問：「汝言語施為運動與汝別不別？」

答曰：「不別。」

師曰：「既若不別，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

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亦无是非、亦无男女相、亦无僧俗老少、无圣无凡；亦无佛、亦无众生、亦无修证、亦无因果、亦无筋力、亦无相貌；犹如虚空，取不得、舍不得，山河石壁不能为碍；出没往来，自在神通；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难见，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於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及乎问著，总道不得，犹如木人相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识？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因此作业，堕生死河，欲出还没，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因何问著其中事，无有一人得会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故知圣人语不错，迷人自不会晓。故知此难明，惟佛一人能会此法；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号名法性，亦名解脱。生死不拘，

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亦名不思議，亦名圣体，亦名长生不死，亦名大仙。名虽不同，体即是一。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声，应鼻嗅香，应舌知味，乃至施为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道断，即是自心。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施为运用，皆是智慧。心无形相，智慧亦无尽。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四大色身，即是烦恼，色身即有生灭，法身常住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

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叶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此同诸佛心。前佛後佛只传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驰求，终日忙忙；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见前，切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尽落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礼。礼者不知，知者不礼，礼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辨。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但有异境界切不用采括，亦莫生恐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淨，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帝释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惧；我心本来

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若起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直会，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语。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无定实，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合它圣意。故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

问曰：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

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罗示见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变化，是外道，总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错礼拜。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又云：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本性，即非禅也。假使说得千经万论，若不见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话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静，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道本圆成，不用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唯有如来能知，余人天等类，都不觉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道本无言，

言说是妄。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著，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摄。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兹故妄受报。所以有乐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即不染习。若从圣入凡，示见种种杂类，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一切业拘它不得。圣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类业，被它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它。凡夫神识昏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递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知见。

初发心人，神识总不定；若梦中频见异境，辄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从外来。梦若见光明出现，过於日轮，即余习顿尽，法界性见。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说。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覩光明，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亦自知。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何用看教？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嗔恚，令性转与道相违，自赚无益。圣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

拘它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余习顿灭。神识不昧，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欲真会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违背圣意，终日驱驱念佛转经，昏於神性，不免轮回，佛是闲人，何用驱驱广求名利，後时何用？但不见性人，读经念佛，长学精进；六时行道，长坐不卧；广学多闻，以为佛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见性。诸行无常，若不见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於佛无识只学多闻，二乘外道皆无识佛，识数修证，墮在因果中。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远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经云：阐提人不生信心，杀欲无罪过。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谤它良善，自赚无益。善恶历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现墮黑暗地狱中；亦不觉不知，只缘业重故，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复如是。现今墮畜生杂类，诞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著亦言我今快乐，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亦不觉不知。如斯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不自由它也。若见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婬欲不除，凭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婬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婬欲本来空寂，自尔断除，亦不乐著，纵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性本清静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静，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执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瘴病等相，若不执，即一任作。若於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拘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墮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它何。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进苦行。乃至入水火，登於剑轮，一食长坐不卧，尽是外有为法。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传心，更无别法。若识此法，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觅佛终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无形相，无因果，无筋骨，犹如虚空，

取不得。不同质碍，不同外道。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是心，即无能运动。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性，因何运动。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施为运动，见闻觉知，皆是动心动用。动是心动，动即其用。动用外无心，心外无动。动不是心，心不是动。动本无心，心本无动。动不离心，心不离动。动无心离，心无动离，动是心用，用是心动。动即心用，用即心动。不动不用，用体本空。空本无动，动用同心，心本无动。故经云：动而无所动，终日去来而未曾去，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口+笑）而未曾（口+笑），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终日住而未曾住。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见闻觉知，本自圆寂。乃至嗔喜痛痒何异木人，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经云：恶业即得苦报，善业即有善报，不但嗔堕地狱，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执即业脱。若不见性，讲经决无凭，说亦无尽。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颂曰：

心心心难可寻，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这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偈曰：

吾本來此土。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摩大師血脈論終

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 達摩大師悟性論

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

故经云：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佛者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可以智知。若闻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发大乘超三界。

三界者：贪嗔痴是。返贪嗔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亦无实性，但据众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见贪嗔痴性即是佛性，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

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於三毒，长养於白法，而成於世尊。

三毒者：贪嗔痴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乘，亦无所乘，终日乘未尝乘，此为佛乘。

经云：无乘为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实，五蕴假名，遍体求之，必无定处，当此人解佛语。

经云：五蕴窟宅名禅院。内照开解即大乘门，可不明哉。不忆一切法，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禅定。知心是空，名为见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於心，名为见佛。舍身不吝，名大布施。离诸动定，名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乘一向定，谓出过凡夫小乘之坐禅。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求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禅定

力。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著文字名解脱；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般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迷时有此岸，若悟时无此岸。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若觉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於此彼岸也。若见彼岸异於此岸，此人之心，已得无禅定。烦恼名众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异，只隔具迷悟耳。迷时有世间可出，悟时无世间可出。平等法者中，不见凡夫异於圣人。」

经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若见生异於死，动异於静，皆名不平等。不见烦恼异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滞。菩萨知烦恼性空，即不离空，故常在涅槃。

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离生死，出般涅槃。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诸佛入涅槃者，为在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空闲处者，即是无贪嗔痴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

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即知自家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无。何以故？凡夫一

向生心，名为有；小乘一向灭心，名为无；菩萨与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名为非有非无心；非有非无心，此名为中道。是知持心学法，则心法俱迷；不持心学法，则心法俱悟。

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见之人，知心空无，即超迷悟。无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见。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有者有於无，无者无於有，是名真见。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不见，见满十方，未曾有见。何以故？无所见故，见无见故，见非见故。凡夫所见，皆名妄想。若寂灭无见，始名真见。心境相对，见生於中，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境，境心俱净，乃名为真见。作此解时，乃名正见。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见与不见，俱不见故；解与不解，俱不解故。无见之见，乃名真见；无解之解，乃名大解。

夫正见者：非直见於见，亦乃见於不见。

真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无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无所解者，始名正解；解与不解，俱非解也。

经云：不舍智慧名愚痴。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则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则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则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则法皆真。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所以心

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迷时有罪，解时无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非罪。何以故？罪无罪处所故。

经云：诸法无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业即为消灭。迷时六识五阴皆是烦恼生死法，悟时六识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若言将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见。迷时有佛有法，悟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

夫修道者：身灭道成。亦如甲折树。生此业报身，念念无常，无一定法，但随念修之；亦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则生证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眼见色时，不染於色；耳闻声时，不染於声；皆解脱也。眼不著色，眼为禅门；耳不著声，耳为禅门。总而言之，见色有见色性，不著常解脱；见色相者常系缚。不为烦恼所系缚者，即名解脱，更无别解脱。善观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与心俱清淨。无妄想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一地狱。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静，从一

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静，念念归动，从一地狱历一地狱。若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有天堂地狱；若一念心不起，即无善恶二业，亦无天堂地狱。为体非有非无，在凡即有，在圣即无。圣人无其心，故胸臆空洞，与天同量。此已下并是大道中证，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心得涅槃时，即不见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见涅槃，此名著邪见也。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心，为因烦恼而得智慧。只可道烦恼生如来，不可得道烦恼是如来。故身心为田畴，烦恼为种子，智慧为萌芽，如来喻於谷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树中；烦恼若尽，佛从心出；朽腐若尽，香从树出，即知树外无香，心外无佛。若树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国土秽恶；心中无三毒者，是名国土清净。

经云：若使国土不净，秽恶充满，诸佛世尊於中出者，无有此事。不净秽恶者，即无明三毒是；诸佛世尊者，即清净觉悟心是。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而终日言是道；若能有所言，即终日默而非道。是故如来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离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时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时而默，默亦系缚。是故言若离相，言亦名解脱；默若著相，默即是系缚。

夫文字者：本性解脫。文字不能就系縛，系縛自本來未就文字。法无高下，若见高下非法也。非法为筏，是法为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即得渡於非法，则是法也。若世俗言，即有男女贵贱；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以是天女悟道，不变女形；车匿解真，宁移贱称乎。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亦如离冰无水。凡言离心者，非是远离於心，但使不著心相。

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心未尝生於佛。亦如鱼生於水，水不生於鱼。欲观於鱼，未见鱼，而先见水。欲观佛者，未见佛，而先见心。即知己见鱼者，忘於水；己见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尚为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尚被水所迷。众生与菩提，亦如冰之与水；为三毒所烧，即名为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为三冬所冻，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若舍却冰，即无别水；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众生与菩提同一性，亦如乌头与附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异境故，有众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为龙，不改其鳞；凡变为圣，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内，照身者戒外。真众生度佛，

佛度众生，是名平等。众生度佛者，烦恼生悟解；佛度众生者，悟解灭烦恼。是知非无烦恼，非无悟解；是知非烦恼无以生悟解，非悟解无以灭烦恼。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贪爱皆是众生别名也。众生与无明，亦如左掌与右掌，更无别也。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化身亦云应身。若众生常作善时即化身，现修智慧时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常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化身佛也。若断惑即是雪山成道，报身佛也。无言无说，无作无得，湛然常住，法身佛也。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此谓三身者，但据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说，下智之人妄兴福力也，妄见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之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於大道。

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众生造业，业不造众生。今世造业，後世受报，无有脱时。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

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岂虚言哉！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生人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业，妄说无报，岂至少不苦哉。若以至少而理想前心，造後心报，何有脱时？若前心不造，即後心无报，复安妄见业报？

经云：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铍马麦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阐提。解圣法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法，即凡夫成圣人矣。世间愚人，但欲远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

经云：无智人中，莫说此经。

经云：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圣人，但欲远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失心狂乱。

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内净，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也。凡夫当生忧死，饱临愁饥，皆名大惑。所以圣人不谋其前，不虑其後，无恋当今，念念归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须早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结跏趺。怡神寂照泯同虚。  
旷劫由来不生灭。何须生灭灭无余。  
一切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识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动自真如。  
二更凝神转明净。不起忆想同真性。  
森罗万像并归空。更执有空还是病。  
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论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怀。谁道即凡非是圣。  
三更心净等虚空。遍满十方无不通。  
山河石壁无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无无性即含融。  
非但诸佛能如此。有情之类并皆同。  
四更无灭亦无生。量与虚空法界平。  
无去无来无起灭。非有非无非暗明。  
不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应能识。未会众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无边。不起一念历三千。  
欲见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奥非心测。不用寻逐令疲极。  
若能无念即真求。更若有求还不识。

达摩大师悟性论终  
渝州华岩寺沙门释宗镜 校刻



## 達摩大師破相論

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者，當修何法最為省要？

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為省要。

問曰：何一法能攝諸法？

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栽樹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為了？

答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為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亦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合，互相因待。淨心恒樂善因，染心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為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墮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為凡，沉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

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重雲所覆，如餅內燈光，不能显现。

又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即覺性也。但自覺覺他，覺知明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為根；因其覺根，遂能显现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為了。

問：上說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為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為根？

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恒河沙眾惡，皆因三毒以為根本。其三毒者，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為喻。如是三毒心，於本体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即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真如體，故名六賊。一切眾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沉沒生死，輪回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源，洎流不絕，乃能弥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即眾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為三聚淨戒，轉六賊為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諸苦。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

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貪為欲界，嗔為色界，痴為无色界，

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

问：云何轻重分之为六？

答曰：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轻趣。云何三轻趣？所谓迷修十善，妄求快乐，未免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爱憎，未免嗔界，生於人趣。迷执有为，信邪求福，未免痴界，生阿修罗趣。如是三类，名三轻趣。云何三重？所谓纵三毒心，唯造恶业，堕三重趣。若贪业重者，堕恶鬼趣；瞋业重者，堕地狱趣；痴业重者，堕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轻，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苦，自然消灭离苦，即得解脱。

问曰：如佛所说，我於三大阿僧只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说，唯只观心，制三毒，即名解脱？

答：佛所说言，无虚妄也。阿僧只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只，汉名不可数。此三毒心，於中有恒沙恶念，於一一念中，皆为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只。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盖，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云何名为解脱？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只劫。末世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只秘密之说，遂言成佛尘劫未期，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

问：菩萨摩訶萨由持三聚净戒，行六波罗蜜，方成佛道；今令学者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

答：三聚净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无量善聚。聚者会也，无量善法普会於心，故名三聚净戒。六波罗蜜者，即净六根也。胡名波罗蜜，汉名达彼岸，以六根清静，不染六尘，即是度烦恼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罗蜜。

问：如经所说；三聚净戒者，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岂不文义有乖也？

答：佛所说是真实语。菩萨摩訶萨，於过去因中修行时，为对三毒，发三誓愿，持一切净戒。对於贪毒，誓断一切恶常修一切善；对於瞋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於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诸恶消灭，名为断。以能持三聚净戒，则诸善具足，名之为修。以能断恶修善，则万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济群生，故名解脱。则知所修戒行不离於心，若自心清静，则一切佛土皆悉清静。

故经云：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欲得佛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也。三聚净戒自然成就。

问曰：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亦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波羅蜜者，若為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

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先降六賊。能舍眼賊，離諸色境，名為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為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為忍辱；能制口賊，不貪諸味，贊咏講說，名為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欲，湛然不動，名為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為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眾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為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也？

答：成佛如此，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使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清淨法乳；三斗者，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牛羶腥乳，豈不謗誤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經其說，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谷麥糠粃，不與(牡-土+孛)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牛者，毗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養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真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

道，一切众生若能饮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问：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像，烧香散花燃灯，昼夜六时遶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空也。

答：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不悟甚深之义，所以假有为，喻无为；若复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言伽蓝者：西国梵语，此土翻为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淨，是名修伽蓝。

铸写形像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所为修诸觉行，彷彿如来真容妙相，岂遣铸写金铜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三聚淨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熔链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无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为败坏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铸写真容，凭何辄言功德？

烧香者：亦非世间有相之香，乃是无为正法之香也；薰诸臭秽无明恶业，悉令消灭。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种：一者戒香，所谓能断诸恶，能修诸善。二者定香，所谓深信大乘，心无退转。三者慧香，所谓常於身心，内自观察。四者解脱香，所谓

能断一切无明结缚。五者解脱知见香，所谓观照常明，通达无碍。如是五种香，名为最上之香，世间无比。佛在世日，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如是无价珍香，供养十方诸佛。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唯将外火烧世间沉檀薰陆质碍之香，希望福报，云何得？

散花者，义亦如是；所谓常说正法，诸功德花，饶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真如性，普施庄严。此功德花，佛所赞叹，究竟常住，无雕落期。若复有人散如是花，获福无量。若言如来令众生，剪裁缯彩，伤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持净戒者，於诸天地森罗万像，不令触犯；误犯者，犹获大罪，况复今者故毁净戒，伤万物求於福报，欲益返损，岂有是乎？

又长明灯者：即正觉心也，以觉明了，喻之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以灯续然，然灯无尽，故号长明。过去有佛，名曰然灯，义亦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虚妄，执著有为，遂燃世间苏油之灯，以照空室，乃称依教，岂不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间一毫相光，上能照万八千世界，岂假如是苏油之灯，以为利益。审察斯理，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所谓六根之中，於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长时不舍，名为六时。

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当令觉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为遶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此理，曾不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遶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而於真性，一无利益。

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斯理，徒尔虚切。斋者齐也，所谓斋正身心，不令散乱。持者护也，所谓於诸戒行，如法护持。必须外禁六情，内制三毒，勤觉察、净身心。了如是义，名为持斋。

又持斋者，食有五种：一者法喜食，所谓依持正法，欢喜奉行。二者禅悦食，所谓内外澄寂，身心悦乐。三者念食，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者愿食，所谓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者解脱食，所谓心常清静，不染俗尘。此五种食，名为斋食。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净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唯断於无明之食。若辄触者，名为破斋。若有破，云何获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诸恶皆为；贪欲恣情，不生惭愧，唯断外食，自为持斋，必无是事。

又礼拜者：当如是法也，必须理体内明，事随权变，理有行藏，会如是义，乃名依法。夫礼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谓恭敬真性，屈伏无明，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相，名为礼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亦为礼拜；故须屈伏外身，示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理法，唯执外求，内则放纵瞋痴，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诈现威仪，无惭於圣，徒诳於凡，不免轮回，岂成功德。

问：如温室经说，洗浴众僧，获福无量。此则凭於事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否？

答：洗浴众僧者，非洗世间有为事也。世尊当尔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隐说七事供养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净水、二者烧火、三者澡豆、四者杨柳、五者净灰、六者苏（月+高）、七者内衣。以此七法喻於七事，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

其七法者：一者谓净戒洗荡僭非，犹如净水濯诸尘垢。二者智慧观察内外，犹如然火能温净水。三者分别简弃诸恶，犹如澡豆能净垢腻。四者真实断诸妄想，如嚼杨枝能净口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摩身能辟诸风。六者谓柔和忍辱，

犹如苏（月+高）通润皮肤。七者谓惭愧悔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行体。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如来当尔为诸大乘利根者说，非为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其温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当尔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俱登圣果。今时众生，莫测其事，将世间水洗质碍身，自谓依经，岂非误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质碍水，洗无为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若欲身得净者；当观此身，本因贪欲，不净所生，臭秽骈阗，内外充满。若也洗此身求於净者，犹如漚漚尽方净，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

问：经说言至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於解脱。答：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义为正，不了义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达彼？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起恶；念者忆也，所谓忆持戒行不忘，精进勤了。如是义，名为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於言。因筌求鱼，得鱼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填臆，将无明心不见佛，徒尔费功。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

声之相。执相求理，终无是处。故知过去诸圣所修，皆非外说，唯只推心。即心是众善之源，即心为万德之王。涅槃常乐，由息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一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难成？知关津者，何忧不达？窃见今时浅识，唯知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像塔，虚促人夫，积木叠泥，图青画绿，倾心尽力，损己迷它；未解惭愧，何曾觉知。见有为则勤勤爱著，说无相则兀兀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谎言获福。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一成就。超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真门幽秘，宁可具陈？略述观心，详其少分，而说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知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达摩大师破相论终



## 第五祖弘忍禪師述

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体，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

答曰：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為雲霧所覆；一切眾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為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眾生，皆如也，眾賢聖亦如也。一切眾生者，即我等是也。眾賢聖者，即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真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為本師？

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來不屬於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為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无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

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真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

問曰：眾生與佛真體既同，何故謂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我等眾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

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燦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不得受生死。不生死故，即畢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眾生迷於真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即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真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真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眾生昏迷，因何故然？

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議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即合，說不可定；但信真諦，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即無滅。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為安樂；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

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為教導無智慧眾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

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為教導無智慧眾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眾生佛性，本來清淨，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盡，慧日即現：何須更多學知見，所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為心中學得者，此是真學。雖言真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求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

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殷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

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今虽无常，共作当来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虚度，枉丧功夫。经云：常处地狱，如游园观，在余恶道，如己舍宅。我等众生，今现如此，不觉不知，惊怖煞人，了无出心。奇哉奇哉！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麤乍细则令人成病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经云：十方国土，皆如虚空，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但於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所以诸佛广说，如许多言教譬喻者，只为众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门差别。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三乘八道位体，七十二贤行宗，莫过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链；莫住者，即自见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养十方恒沙诸佛。十二部经，念念常转。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一切愿具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後有。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舍此身已，定得无生，不可思议。努力莫造作，如此真实不妄语，难可得闻，闻而能行者，恒沙众中，莫过有一。行而能道到者，亿万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就视心源，恒令照燎清静，勿令无记心生。

問曰：何名无记？

答曰：诸摄心人为缘外境麤心小息，内链真心；心未清淨时，於行住坐卧中，恒恁意看心，犹未能了了清淨，独照心源，是名无记心也。亦是漏心，犹不免生死大病，况复总不守真心者；是人沈没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怜努力努力！经云：众生若情诚不内发者，於三世纵值恒沙诸佛无所能为。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诚不自内发，是故沉没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过去不知，已过亦不及今身现在，有遇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解此语，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发至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乃始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墮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将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糞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世间迷人不解此理，於无明心中，多涉艰辛，广修相善，望得解脱，乃归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是有力菩萨。分明语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痴人也。不肯现在一生忍苦，欲得当来万劫受殃，听汝更不知何嘱？八风吹不动者，真是珍宝山也。若知果体者，但對於万境起恒沙作用，巧辩若流，应病与药，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者，真是出世丈夫。如来在日，叹何可尽。吾说此言者，至心劝汝，不生妄念，我所心灭，则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灭？

答曰：为有小许胜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经曰：譬如虚空，能容万物，而此虚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灭。趣金刚三昧。

問曰：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乐世间无常羸善，不乐第一义谛真常妙善；其理未见，只欲发心缘义，遂思觉心起，则是漏心；只欲亡心，则是无明昏住。又不当理，只欲不止，心无缘义，即恶取空，虽受人身，行畜生行；尔时无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见佛性。只是行人沉没之处，若为超得到无余涅槃，愿示真心。

答曰：会是信心具足，志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念，善调气息；惩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看熟，则了见此心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晬晬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如如，稳看看熟，则返覆销融，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吾更不能说其形状。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经第三卷中，金刚身品，及维摩经第三卷见阿(闪)人字内加二个人，)佛品，缓缓寻思，细心搜捡熟看，若此经熟，实得能於行住坐卧，及对五欲八风，不失此心者，

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声香味触。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此是行人磨链佛性处，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

经曰：世间无佛住处，菩萨不得现用。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若有力时，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要须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文执，则失真宗。诸比丘！汝等学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节，临命终时，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来集此论者，直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证知。若乘圣理者，愿忏悔除灭；若当圣道者，回施众生，愿皆识本心，一时成佛。闻者努力，当来成佛，愿在前度我门徒。

问曰：此论从首至末，皆显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门，是何门摄？

答曰：此论显一乘为宗。然其至意，导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说他利，约行门摄。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诳汝，当来堕十八地狱，指天地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最上乘论一卷终

【敦煌本】正文

##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慧能大師于大梵寺講堂中，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次史韋處及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余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授受，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經）》。」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慧能慈父，本貫范楊陽，左降遷流南新舟百姓。慧能幼少，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于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慧能至于官店。客將柴去。慧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于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現今在彼門人有千余眾。我于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

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旁边，大师便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着慧能余碓坊踏碓，八个余月。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已，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祇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做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作！』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呈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请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师。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众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壁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见

偈，言此偈语，若觅访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众，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秀上座于三更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廊下画《楞伽变》，五祖忽见此偈，请记，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遂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依法修行，有大利益。』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皆生敬心。『汝等尽诵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曰：『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识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有一童子于碓房边过，唱诵此偈。慧能及一闻，知未见性

，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吾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吾大意。』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  
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慧能却入碓坊。五祖忽来廊下，见慧能偈，及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既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

，汝即须速去。』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

辞违已了，便发向南。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慧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着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

慧能来到此地，与诸官寮道俗，亦有垒劫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悟。」下是法。

慧能大师唤言：「

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止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

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后定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

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即生法我，不离四相。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

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诃舍利佛宴坐林中。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即劝进，悟人顿修。识自本心，是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善知识，我自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何名为相无相？

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静，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

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无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见自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

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杂见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事者何事？念者何物，无者杂二相诸尘劳。

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

《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言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

，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今既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坐禪？

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

何名為禪定？

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自定，祇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

《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

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善知識，總須自聽，與授無相戒。一時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

于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

于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

于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佛。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盡為

迷不见。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

善知识听。与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上生。

何名清静（法）身佛？

善知识，是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静，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事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净，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在自性，名为圆净法身。

自归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依。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

不可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志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

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年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

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在归依也。

但悟三身，即识大意。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愿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慧能道：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

**法门无边誓愿学；**

**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

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

何名自性自度？

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

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

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今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大师言：

善知识，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从前恶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  
除却从前矫杂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  
除却从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忏。

善知识，何名忏悔？

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

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  
名为忏悔。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大师：  
善知识，

归依觉，两足尊；

归依正，离欲尊；

归依净，众中尊。

从今已后，佛为师，

更不归依邪迷外道，

愿自三宝慈悲证明。

善知识，慧能劝善知识归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  
僧者净也。

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

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着，名众中尊。

凡夫解脱，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无所依处。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

何名摩诃？

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定心禅，即落无记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着，犹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行，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事，不行是小。若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

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

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

何名波罗蜜？

此是西梵音，唐言彼岸到，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于此岸。离岸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

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口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佛。无住无去无来，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住，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莫起杂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须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此是最

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阎浮提，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于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小根之人，闻说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

因何闻法即不悟？

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如大云盖覆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

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一切邪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心修此行，即与《般若罗蜜经》本无差别。一切经书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能建立。或若无智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故，智

为大。人问迷人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使愚者悟解心开，迷人若悟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

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以教法流行后代。今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若能自悟者，须见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何名大善知识？

解最上大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为化道，令得见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识。若曲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得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识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彻明，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何名无念？

无念法者，见依切法，不着依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

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常见吾法不离汝左右。

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教中身受持而不退者，遇入圣位，然须传授持。从上以来，默然而付衣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对佛种性。」

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无相颂》，令汝迷者罪灭。亦名《灭罪颂》。颂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谓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业元来在。  
若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心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若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例。  
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里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

大师说法了。

韦使君、官寮、僧众、道俗在言无尽：「昔所未闻。」

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当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

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

使君问：「法可不如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

大师言：「是。」

「弟子见说，达摩大师化梁武帝，问达摩：『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未审此言，请和尚说。」

六祖言：「实无功德，使君勿疑。达摩大师言武帝着邪道，不识正法。」

使君问：「何以无功德？」

和尚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佛性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自性虚妄。法身无功德，念念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轻，常行于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武帝不识正理，非祖大师有过。」

使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

大师言：「使君，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近说远，只缘上智人自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齐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责佛土净。使君，东方但净心无罪，西方心不净有德。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禅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者，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远，如何得达！」

六祖言：「慧能与使君移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

使君礼拜：「若此得见，何须往生。愿和尚慈悲，为现西方，大善！」

大师言：「一时见西方无疑，即散。」

大众愕然，莫知何事。

大师曰：「大众，大众作意听，世人白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是城门，外有六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

，人我即是须弥，邪心即是海水，烦恼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恶龙，尘劳即是鱼鳖，虚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无我人、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师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赵破六欲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座下闻说，赞声彻天，应是迷人了然便见。使君礼拜，赞言：「善哉！善哉！法借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静，即是西方。」

使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愿为指授。」

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俗作《无相颂》，尽诵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说一处无别。」诵曰：「

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若学顿法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闍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因烦恼，正来烦恼除，邪正悉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净性于妄中，但正除三障。  
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见在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离道别觅道，觅道不见道，到头还自恼。  
若遇觅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  
它非我不罪，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  
若遇化愚人，事须有方便，勿令破彼疑，即是菩提见。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邪见在世间，正见出世间，邪正悉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迷来经累劫，无即刹那间。」

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依此不修，对面千里远。各各自修，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慧能归漕溪山。众生有大疑，来彼山间，为汝破疑，同见佛性。」

合座官寮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男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知！」一时散尽。

大师往漕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约有三五千人，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授。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修不免诤。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佛道违背。世人尽传南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愚南荆府堂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

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疾，直指见路。

秀师遂唤门人僧志诚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漕溪山，到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所听得意旨，记取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疾迟。汝第一早来，勿令吾怪。」

志诚奉使欢喜，遂行。半月中间，即至漕溪山，见慧能和尚，礼拜即听，不言来处。

志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白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秀师处不得契悟。闻和尚说，便契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

慧大师曰：「汝从彼来，应是细作。」

志诚曰：「不是。」

六祖曰：「何以不是？」

志诚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

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谓吾说。」

志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

诸恶不作名为戒，  
诸善奉行名为慧，  
自净其意名为定。  
此即名为戒定慧。

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

慧能和尚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又别。」

志诚曰：「何以别？」

慧能答曰：「见有迟疾。」

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

大师言：「如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

心地无非，是自性戒，  
心地无乱，是自性定，  
心地无痴，是自性慧。」

大师言：「汝师戒定慧，劝小根善人，吾戒定慧，劝上智人，得吾自性。亦不立戒定慧。」

志诚曰：「请大师说不立如何？」

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核可立？自性顿修，立有渐次，所以不立。」

志诚礼拜，便不离漕溪山，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

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来至漕溪山礼拜，

问大师言：「弟子常诵《妙法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慧广大，愿为除疑。」

大师言：「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以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

法达取经到，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

六祖言：「法达，《法华经》无多语，七卷进士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乘，只为世人根钝；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有一佛乘。」

大言师：「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性。经中何处是一佛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以上十六字是正法。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着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向一处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大师言：「法达，此事是《法华经》一乘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

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

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

法达一闻，言下大悟。涕泪悲泣，

白言「和尚，时未曾转《法华》，七年被《法华》转。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

大师言：「即佛行是佛。」

其实听人无不悟者。

时又有一僧明智常，来漕溪山礼拜和尚，问四乘法义。

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开示。」

慧能大师言：「汝自身心见，莫着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义，不在口诤。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又有一僧名神会，南杨人也，至漕溪山礼拜，

问言：「和尚坐禅，见不见？」

大师起，把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

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

六祖言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

大师言：「吾亦见，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

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

神会礼拜，更不敢言。

大师言：「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吾不自知，汝觅不得。汝若自见，代得吾迷？何不自修，问吾见否？」

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大师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神会。

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师。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三十六对，出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阴、界、入。阴是五阴，界十八界，入是十二入。

何名五阴？

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

何名十八界？

六尘、六门、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是。

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六门、六尘。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生六识，出六门、六尘。是三六十八。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正〕，〔起〕十八正含。若恶用众生，善用即佛。

用由何等？

由自性。内外境无情对有五：

天与地对，

日与月对，

暗与明对，

阴与阳对，

水与火对。

语言与法相对有十二对：

有为无为对，

有色无色对，

有相无相对，

有漏无漏对，

色与空对，

动与静对，  
清与浊对，  
凡与圣对，  
僧与俗对，  
老与少对，  
长与短对，  
高与下对。

自性居起用对有十九对：

邪与正对，  
痴与慧对，  
愚与智对，  
乱与定对，  
戒与非对，  
直与曲对，  
实与虚对，  
嶮与平对，  
烦恼与菩提对，  
慈与害对，  
喜与瞋对，  
舍与慳对，  
进与退对，

生与灭对，  
常与无常对，  
法身与色身对，  
化身与报身对，  
体与用对，  
性与相对，  
有情与无情对。

语言与法相有十二对，内外境情有五对，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对，都合成三十六对也。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

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对？

共人言语，出外于离相，入内于离空。着空则惟长无明，着相则惟长邪见，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言语本性不空。迷自惑，语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

十僧得教授已，写《坛经》，递代流行，得者必当见性。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大师

先天元年于新州国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别。

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使汝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

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无生灭，无去无来。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动静偈》。汝等尽诵取。见此偈意与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僧众礼拜，请大师留偈，敬心受持。

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性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若悟作此见，则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礼劝善。  
此教本无诤，无诤失道意；执迷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

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诵》。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诵。颂曰：

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

吾本来唐国，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第二祖慧可和尚颂曰：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  
当来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

花种须因地，地上种花生；  
花种无生性，于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颂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种花生；  
先缘不和合，一切尽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颂曰：

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种，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颂曰：

心地含情种，法雨即化生；  
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颂，取达摩和尚颂意，汝迷人依此颂修行，必当见性。」

第一颂曰：

心地邪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造无明业，见被业风吹。

第二颂曰：

心地正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修般若慧，当来佛菩提。」

六祖说偈已了，放众生散。门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师不久住世。六祖后至八月三日，食后，

大师言：「汝等着位坐，吾今共汝等别。」

法海闻言：「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

六祖言：「初传授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优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难提第十四，佛陀蜜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马鸣第十八，毗罗长者第十九，龙树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罗睺罗第二十二，僧伽那提第二十三，僧伽那（耶）舍第二十四，鸠摩罗驮第二十五，闍多第二十六，婆修盘多第二十七，摩拏罗第二十八，鹤勒

那第二十九，师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优婆崛第三十二，僧迦罗第三十三，须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太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惠（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相授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今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见佛万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迷即不见佛，悟者乃见。」

「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

六祖言：「汝听，吾与汝说。」

后代世人，若欲觅佛，但识众生，即能识佛。

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

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心嶮佛众生，平等众生佛。

一生心若嶮，佛在众生心；一念悟若平，即众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相何处求佛？」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见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与汝此颂，吾共汝别。」

頌曰：

真如淨性是眞佛，邪見三毒是眞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正見之人佛即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除婬即無淨性身。  
性中但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眞。  
金生若悟頓教門，悟即眼前見世尊。  
若欲修行求覓佛，不知何處欲覓眞？  
若使身中自有眞，有眞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眞外覓佛，去覓總是大痴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須自修。  
今報世間學道者，不于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未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問錢帛，着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坦然寂靜，即是大道。吾去已

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

大师言此语已，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大师灭度之日，寺内异香氛氲经日不散；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八月三日灭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于漕溪山，葬于龙龕之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现今传受授此法。如付此法，须得上根智，深信佛法，立于大悲。持此经以为禀承，于今不绝。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也。如来入涅槃，法教流东土；共传无住法，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萨说，真实示行喻；唯教大智人，示旨于凡度。誓〔愿〕修行，遭难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虽求此法，违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知密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 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卍新纂續藏經》第 69 册 No.1321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方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于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定于衡岳傳法院。遇讓和尚。知是法器。

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

師曰：圖作佛。

讓乃取一磚。于彼庵前磨。

師曰：磨磚作麼。

讓曰：磨作鏡。

師曰：磨磚豈得成鏡。

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

師曰：如何即是。

讓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師無對。

讓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師聞示誨。如飲醍醐。

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

让曰：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

又问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见。

让曰：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

师曰：有成坏否。

让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

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

师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初六祖。谓让和尚云。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盖谓师也。让弟子六人。惟师密受心印。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大历中。隶名于钟陵开元寺。时。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让和尚闻师阐化江西。

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

众曰：已为众说法。

让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

遂遣一僧往彼。俟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待渠有语记取来。僧依教往问之。

师曰：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少盐酱。

僧回。举似让。让然之。

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见洞壑平坦。

谓侍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

言讫而回。既而示疾。

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

师曰：日面佛月面佛。

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灭。元和中。谥大寂禅师。塔曰大庄严。

祖示众云：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

事。汝受吾教。听吾偈曰：

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

事理俱无碍，当生即不生。

僧问：如何是修道。

曰； 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

又问。作何见解。即得达道。

祖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但尽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无上珍宝。无量劫来。凡夫妄想。谄曲邪伪。我慢贡高。合为一体。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唯法起。灭时唯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声闻悟迷。凡夫迷悟。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因果阶级。心量妄想。修因证果。住于空定。八万劫二万劫。虽即已悟。悟已却迷。诸菩萨。观如地狱苦。沈空滞寂。不见佛性。若是上根众生。忽尔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

顿悟本性。故经云。凡夫有反覆心。而声闻无也。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祇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返照。全体圣心。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说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现十八变。不如还我死灰来。淋过死灰无力。喻声闻妄修因证果。未淋过死灰有力。喻菩萨道业纯熟。诸恶不染。若说如来权教三藏。河沙劫说不尽。犹如钩锁亦不断绝。若悟圣心。总无余事。久立珍重。

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

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若干。森罗万象有若干，虚空无若干。说道理有若干，无碍慧无若干。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经云。在在处处。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性。能破一切众生疑网。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伦。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双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画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净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心生灭义。心真如义。心真如者。譬如明镜照像。镜喻于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暗。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本有今有。

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衲。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于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西堂百丈南泉。侍祖玩月次。

祖曰：正恁么時如何。

西堂云：正好供養。

百丈云：正好修行。

南泉拂袖便去。

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西堂藏。百丈海。南泉願）南泉。

為眾僧行粥次。

祖問：桶里是甚么。

泉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么語話。

祖便休。

百丈問：如何是佛旨趣。

祖云：正是汝放身命處。

大珠初參祖。祖問曰：從何處來。

曰：越州大雲寺來。

祖曰：來此擬須何事。

曰： 来求佛法。

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

珠遂礼拜。

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

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

珠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归。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祖见之。告众云。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

泐潭法会禅师。问祖云：如何是西来祖师意。

祖曰：低声近前来。

会便近前。祖打一掴云：六耳不同谋。来日来。

会至来日。犹入法堂云：请和尚道。

祖云：且去。待老汉上堂时出来。与汝证明。

会乃悟。云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匝。便去。

泐潭惟建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祖见之。乃吹建耳两吹。建起定见是祖。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建。建不顾。便自归堂。

石巩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群鹿。从祖庵前过。祖乃迎之。

藏问：和尚见鹿过否。

祖曰：汝是何人。

曰：猎者。

祖曰：汝解射否。

曰：解射。

祖曰：汝一箭射几个。

曰：一箭射一个。

祖曰：汝不解射。

曰：和尚解射否。

祖曰：解射。

曰：和尚一箭射几个。

祖曰：一箭射一群。

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

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

曰：若教某甲自射。即无下手处。

祖曰：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

藏当时毁弃弓箭。自以刀截发。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务次。

祖问曰：作什么。

曰：牧牛。

祖曰：作么生牧。

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来。

祖曰：子真牧牛。

僧问祖云：请和尚离四句绝百非。直指某甲西来意。

祖云：我今日无心情。汝去问取智藏。

其僧乃问藏。藏云：汝何不问取和尚。

僧云：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

藏以手摩头云：今日头痛。汝去问海师兄。

其僧又去问海。海云：我这里却不会。

僧乃举似祖。祖云：藏头白。海头黑。

麻谷宝彻禅师。一日随祖行次。

问：如何是大涅槃。

祖云：急。

彻云：急个什么。

祖云：看水。

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祖。

问：如何是佛。

祖云：即心是佛。

常即大悟。后居大梅山。祖闻师住山。

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

常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

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

常云：作么生别。

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常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

其僧回举似祖。

祖云：梅子熟也。

汾州无业禅师参祖。祖睹其状貌瑰伟。语音如钟。

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

业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

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

业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

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

业才出。

祖召曰：大德。

业回首。

祖云：是什么。

业便领悟礼拜。

祖云：这钝汉。礼拜作么。

邓隐峰辞祖。祖曰：甚处去。

云： 石头去。

祖曰：石头路滑。

云： 竿木随身。逢场作戏。

便去。才到石头。乃绕禅床一匝。振锡一下。

问： 是何宗旨。

头曰：苍天苍天。

峰无语却回举似祖。

祖曰：汝更去。见他道苍天苍天。汝便嘘两声。

峰又去。一依前问。头乃嘘两声。

峰又无语。归举似祖。

祖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峰。一日推土车次。祖展脚在路上坐。

峰云：请师收足。

祖云：已展不收。

峰云：已进不退。

乃推车碾过。祖脚损。归法堂。执斧子

云：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

峰便出。于祖前引颈。祖乃置斧。

石臼和尚初參祖。

祖問：什麼處來。

白雲：烏臼來。

祖云：烏臼近日有何言句。

白雲：幾人于此茫然在。

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

白乃近前三步。

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还甘否。

白雲：和尚先吃。某甲后甘。

却回烏臼。

亮座主參祖。

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

亮云：不敢。

祖曰：將甚么講。

亮云：將心講。

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得經。

亮抗声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么。

祖曰：却是虛空講得。

亮不肯。便出。將下階。

祖召云：座主。

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礼拜。

祖曰：这钝根阿师。礼拜作么。

亮归寺。告听众曰：某甲所讲经论。谓无人及得。今日被马大师一问。平生工夫。冰消瓦解。径入西山。更无踪迹。

洪州水老和尚初参祖。

问：如何是西来的的<sub>dí</sub>意。

祖云：礼拜着。

老才礼拜。祖便与一蹋。老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

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

便礼拜而退。后告众云。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庞居士问祖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

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问祖云：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

祖直下觑。

士云：一种没弦琴。唯师弹得妙。

师直上觑。

士乃作礼。祖归方丈。

士随后入曰：适来弄巧成拙。

又问：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

祖曰：这里无水亦无舟。说甚么筋骨。

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

祖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祖曰。且教伊体会大道。

问： 如何是西来意。

祖曰： 即今是甚么意。

僧问： 如何得合道。

祖曰： 我早不合道。

问： 如何是西来意。

祖便打曰： 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有小师耽源。行脚回。于祖前画个圆相。就上拜了立。

祖曰： 汝莫欲作佛否。

曰： 某甲不解捏目。

祖曰： 吾不如汝。

小师不对。

有僧。于祖前。作四画。上一画长。下三画短。

曰： 不得道一画长三画短。离四句绝百非。请和尚答某甲。

祖乃画地一画曰： 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

祖令僧驰书。与径山钦和尚。书中画一圆相。径山才开见。索笔。于中着一点。后有僧。举似忠国师。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

有讲僧来。

问曰：未审禅宗传持何法。

祖却问曰：座主传持何法。

主曰：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

祖曰：莫是狮子儿否。

主曰：不敢。

祖作嘘嘘声。

主曰：此是法。

祖曰：是甚么法。

主曰：狮子出窟法。

祖乃默然。

主曰：此亦是法。

祖曰：是甚么法。

主曰：狮子在窟法。

祖曰：不出不入。是甚么法。

主无对。遂辞出门。

祖召曰：座主。

主回首。

祖曰：是甚么。

主亦无对。

祖曰：这钝根阿师。

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

祖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药山惟俨禅师。初参石头。

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

山罔措。

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

山禀命。恭礼祖。仍伸前问。

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

山于言下契悟。便礼拜。

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

山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

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

侍奉三年。一日祖問之，

曰：子近日見處作么生。

山曰：皮膚脱落尽。唯有一真实。

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此。  
将三条篋来。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

山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

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  
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

山乃辞祖。

丹霞天然禅师再参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  
坐。时大众惊愕。遽报祖。祖躬入堂视之，

曰：我子天然。

霞即下地。

礼拜曰：谢师赐法号。

因名天然。

潭州慧朗禅师初参祖。

祖问：汝来何求。

曰：求佛知见。

祖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耳。汝自何来。

曰：南岳来。

曰： 汝从南岳来。未识曹溪心要。汝速归彼。不宜他往。

祖问僧： 什么处来。

云： 湖南来。

祖云： 东湖水满也未。

云： 未。

祖云： 许多时雨水尚未满

（道吾云： 满也。

云岩云： 湛湛地。

洞山云： 甚么劫中曾欠少）。

《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卷终



# 如何是大乘顿悟法门

百丈怀海禅师

僧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门。”

师曰：“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辩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恶垢净，有为世间福智拘系，即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总尽不被系缚，处心自在，名初发心菩萨。更登佛地。一切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起若干种知见。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解，平等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若遇种种苦乐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名闻衣食，不贪一切功德利益，不为世法之所滞，心虽亲受苦乐不干于怀，粗食接命补衣御寒暑，兀兀如愚如聋相似。稍有亲分！于生死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于理无益，却被解境风漂，却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

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取于无求复同于有求，此法无实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为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他时还与无缚身同利物，以无缚心应一切心，以无缚慧解一切缚，亦能应病与药。”

僧问：“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诸善得解脱否？”

答：“少分解脱，未得心解脱，未得一切解脱。”

问：“云何是心解脱？”

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畏地狱缚，不爱天堂乐，一切法不拘，始名为解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将为便了，有恒沙无漏戒定慧门，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与。莫待耳聋眼暗，头白面皱老苦及身，眼中流泪心中惶惶，未有去处。到恁么，整理脚手不得也，纵有福智多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缘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恶业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现前，尽见严好舍宅舟船车舆，光明显赫，为纵自心贪爱，所见悉变为好境，随所见重处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总未定。”

问：“如何得自由？”

答：“如今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

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又不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觉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无诸法境转，是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境法，是金刚。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得，纵令诵得十二围陀经，只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觅知解语义句，知解属贪贪变成病，只如今但离一切有无诸法，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转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于理先立后有福智，临时作得，捉土为金，变海水为酥酪，破须弥山为微尘，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

百丈怀海禅师 顿悟法门终



# 大珠慧海禪師語錄

(頓悟入道要門論)

曩閱《傳燈錄》，至大珠海禪師自初見馬祖及接人機語，以至泛應諸宗，所問使之結舌喪氣、心悅誠服處，未嘗不為之慶快而不已。蓋師之言，一本于經律論之要旨，而即事即理、全体全用以發明向上一機；殺活予奪，縱橫逆順，无不合轍而還源也。所撰《頓悟入道要門論》昔既盛行年來，殊不多見。近四明比丘妙叶來言，嘗得此論泊他語共一編于弊篋斷簡中，寧敢私淑？樂與丛林共之，輒罄已長。俾工復鋟諸梓，愿一言識其后且出新版之文。自一至六，凡六叶以示。然嘗鼎一臠又何待睹其全書。噫！大珠此編，語言文字耶？非耶？謂其語言文字，則道非語言文字；謂其非語言文字，而三藏之文了了在目，与此老胸襟流出者融会貫攝，羅列而前陳其間。

或自謂：我不会禪，并无一法可示于人。看他此等語，直是作賊人心虛，尽情抖擻不下，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塗抹。后之覽者若于馬祖所謂大珠圓明光透自在无遮障處當下着得精彩，則隨色摩尼，人人无不具足。其或未然，滯壳遮封有甚么數。具頂門眼者試為辨取。

洪武六年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龍河比丘萬金拜識

## 大珠禅师语录原序

夫善知识者，如巨海舟航，能度迷类，长夜明炬，善破群昏。大珠和尚首参马祖，使入慧海之法界，令开宝藏于自家。所以灵辩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于是曲设多方，垂慈利物，发扬至道，乌可以笔舌赞叹哉。妙叶维那，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夙具灵根，素培智种。禅余之暇，阅此老语录，有所证入，平生碍膺之物，脱然而去；从上佛祖舌头，一无所疑矣，此亦古塔主睹云门语而嗣之，正所谓也。故捐资镂板，以广其传，期以后之来者，同一了悟。存此心者，岂浅浅耶？此之功勋不坠，行愿弥坚，盖可见矣。庶几法流不泯，派永接于曹溪；灯焰长存，光愈明于少室者也。

时岁在癸丑春孟十日阿育王山沙门释崇裕书于无异堂

## 卷上 頓悟入道要門論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眾。

弟子今作此論，恐不會聖心，願賜懺悔；

若會聖理，盡將回施一切有情，愿於來世，盡得成佛。

問：欲修何法，即得解脫？

答：唯有頓悟一門，即得解脫。

問：云何為頓悟？

答：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

問：從何而修？

答：從根本修。

問：云何從根本修？

答：心為根本。

問：云何知心為根本？

答：《楞伽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

《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遗教经》云：‘但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坛经》云：‘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

《佛名经》云：‘罪从心生，还从心灭。’故知善恶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为根本也。若求解脱者，先须识根本。若不达此理，虚费功劳，于外相求，无有是处。

《禅门经》云：‘于外相求，虽经劫数，终不能成；于内觉观，如一念顷，即证菩提。’

问：夫修根本，以何法修？

答：惟坐禅，禅定即得。

《禅门经》云：‘求佛圣智，要即禅定。若无禅定，念想喧动，坏其善根。’

问：云何为禅？云何为定？

答：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

本性者，是汝无生心。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能动。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名八风。

若得如是定者，虽是凡夫，即入佛位。何以故？

《菩萨戒经》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得如是

者，即名解脫，亦名達彼岸，超六度，越三界，大力菩薩，无量力尊，是大丈夫。

问：心住何处即住？

答：住无住处即住。

问：云何是无住处？

答：不住一切处，即是住无住处。

问：云何是不住一切处？

答：不住一切处者，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即是不住一切处。只个不住一切处，即是住处也。得如是者，即名无住心也。无住心者是佛心。

问：其心似何物？

答：其心不青不黄，不赤不白，不长不短，不去不来，非垢非净，不生不灭，湛然长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

问：身心以何为见？是眼见、耳见、鼻见及身心等见？

答：见无如许种见。

问：既无如许种见，复何见？

答：是自性见。何以故？为自性本来清淨，湛然空寂，即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

问：只如清淨体尚不可得，此见从何而有？

答：喻如明鉴中虽地像，能见一切像，何以故？为明鉴无心故。学人若心无所染，妄心不生，我所心灭，自然清淨。以清淨故，能生此见。

《法句经》云：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是善知识也。

问：《涅槃经·金刚身品》：‘不可见，了了见；无有知者，无不知者。云何？’

答：不可见者，为自性体无形，不可得故，是名不可见也。

然见不可得者，体寂湛然，无有去来，不离世流，世流不能流，坦然自在，即是了了见也。

无有知者，为自性无形，本无分别，是名无有知者。

无不知者，于无分别体中，具有恒沙之用，能分别一切，即无事不知，是名无不知者。

《般若》偈云：‘般若无知，无事不知；般若不见，无事不见。’

问：经云：‘不见有无，即真解脱。何者是不见有无？’

答：证得净心时，即名有；于中不生得净心想，即名不见有也。

得想无生无住，不得作无生无住想，即是不见无也。故云不见有无也。

《楞严经》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不见，斯即涅槃，亦名解脱。’

问：云何是无所见？

答：若见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于中不起爱憎，与不见等，即是无所见也。

问：对一切色像时，即名为见；不对色像时，亦名见否？

答：见。

问：对物时从有见。不对物时，云何有见？

答：今言见者，不论对物与不对物，何以故？为见性常故。有物之时即见，无物之时亦见也。故知物自有去来，见性无来去也。诸根亦尔。

问：正见物时，见中有物否？

答：见中不立物。

问：正见无物时，见中有无物否？

答：见中不立无物。

问：有声时即有闻，无声时还得闻否？

答：亦闻。

问：有声时从有闻，无声时云何得闻？

答：今言闻者，不论有声无声，何以故？为闻性常故。有声时即闻，无声时亦闻。

问：如是闻者是谁？

答：是自性闻，亦名知者闻。

问：此顿悟门以何为宗？以何为旨？以何为体，以何为用？

答：无念为宗，妄心不起为旨，以清净为体，以智为用。

问：既言无念为宗，未审无念者无何念？

答：无念者，无邪念，非无正念。

问：云何为邪念？云何名正念？

答：念有念无，即名邪念；

不念有无，即名正念。

念善念恶，名为邪念；

不念善恶，名为正念。

乃至苦乐、生灭、取舍、怨亲、憎爱，并名邪念；

不念苦乐等，即名正念。

问：云何是正念？

答：正念者唯念菩提。

问：菩提可得否？

答：菩提不可得。

问：既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

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实不可得，亦无前后得者，为不可得故，即无有念。只个无念，是名真念。菩提无所念，无所念者，即一切处无心，是无所念。只如上说，如许种无念者，皆是随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体，无二无别。但知一切处无心，即是无念也。得无念时，自然解脱。

问：云何行佛行？

答：不行一切行，即名佛行。亦名正行，亦名圣行。如前所说，不行有无憎爱等是也。

《大律》卷五《菩萨品》云：‘一切圣人不在于众生行，众生不行如是圣行。’

问：云何是正见？

答：见无所见，即名正见。

问：云何名见无所见？

答：见一切色时，不起染着。

不染着者，不起爱憎心，即名见无所见也。

若得见无所见时，即名佛眼，更无别眼。

若见一切色时，起爱憎者，即名有所见。

有所见者，即是众生眼，更无别眼，作众生眼，乃至诸根，亦复如是。

问：既言以智为用者，云何为智？

答：知二性空，即是解脱；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脱。是名为智。亦名了邪正，亦名识体用。

二性空，即是体。知二性空，即是解脱；更不生疑，即名为用。言二性空者，不生有无、善恶、爱憎，名二性空。

问：此门从何而入？

答：从檀波罗蜜入。

问：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何故独说檀波罗蜜？云何具足而得入也？

答：迷人不解，五度皆因檀度生，但修檀度，即六度悉皆具足。

问：何因缘故，名为檀度？

答：檀者，名为布施。

问：布施何物？

答：布施却二性。

问：云何是二性？

答：布施却善恶性，布施却有无性、爱憎性、空不空性、定不定性、净不净性，一切悉皆施却，即得二性空。

若得二性空时，亦不得作二性空想，亦不得作念有施想，即是真行檀波罗蜜，名万缘俱绝。

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是也。

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是。

若得一切处无心时，即无有一相可得。何以故？为自性空故，无一相可得。

无一相可得者，即是实相。

实相者，即是如来妙色身相也。

《金剛經》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问：佛说六波罗蜜，今云何说一即能具足？愿说一具六法之因。

答：《思益经》云：‘网明尊谓梵天言：若菩萨舍一切烦恼，名檀波罗蜜，即是布施。于诸法无所起，名尸波罗蜜，即是持戒。于诸法无所念，名羸提波罗蜜，即是忍辱。于诸法离相，名毗离耶波罗蜜，即是精进。于诸法无所住，名禅波罗蜜，即是禅定。于诸法无戏论，名般若波罗蜜，即是智慧。是名六法，今更名六法不异。一舍、二无起、三无念、四离相、五无住、六无戏论。如是六法，随事方便，假立名字。至于妙理，无二无别。但知一舍，即一切舍；无起，即一切无起。迷途不契，悉谓有差。愚者滞其法数之中，即长轮生死。告汝学人，但修檀之一法，即万法周圆，况于五法，岂不具耶！’

问：三学等用，何者是三学？云何是等用？

答：三学者，戒定慧是也。

问：其义云何是戒定慧？

答：清静无染，是戒；

知心不动，对境寂然，是定；

知心不动时，不生不动想。知心清静时，不生清静想，乃

至善惡皆能分別，于中無染得自在者，是名為慧也。

若知戒定慧體俱不可得時，即無分別，即同一體，是名三學等用。

問：若心住淨時，不是着淨否？

答：得住淨時，不作住淨想，是不着淨。

問：心住空時，不是着空否？

答：若作空想，即名着空。

問：若心得住無住处時，不是着無所處否？

答：但作空想，即無有着處。

汝若欲了了識無所住心時，正坐之時，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過去事已過去而莫思量，過去心自絕，即名無過去事；  
未來事未至，莫愿莫求，未來心自絕，即名無未來事；  
現在事已現在，于一切事但知無著。無著者，不起憎愛心，  
即是無著，現在心自絕，即名無現在事。

三世不攝，亦名無三世也。

心若起去時，即莫隨去，去心自絕；

若住時亦莫隨住，住心自絕，即無住心，即是住無住处也。

若了了自知，住在住時只無住，亦無住处，亦無無住处也。

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即名了了見本心也，亦名了了見性也。只个不住一切處心者，即是佛心。亦名解脫心，亦名菩提心，亦名無生心，亦名色性空，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

汝若未得如是之時，努力努力，勤加用功，功成自會。所

言会者，一切处无心即是会。言无心者，无假不真也。假者，爱憎心是也；真者，无爱憎心是也。但无爱憎心，即是二性空。二性空者，自然解脱也。

问：为只坐用，行时亦得为用否？

答：今言用功者，不独言坐，乃至行住坐卧所造运为，一切时中，常用无间，即名常住也。

问：《方广经》云：五种法身，一实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身，四应化法身。五虚空法身，于自己身何者是？

答：知心不坏，是实相法身；

    知心含万象，是功德法身；

    知心无心，是法性法身；

    随根应说，是应化法身；

    知心无形不可得，是虚空法身。

若了此义者，即知无证也，无得无证者，即是证佛法身。若有证有得者，即邪见增上慢人也，名为外道。何以故？

《维摩经》云：‘舍利弗问天女曰：汝何所得？何所证辩？乃得如是。’天女答曰：‘我无得无证，乃得如是。若有得有证，即于佛法中为增上慢人也。’

问：经云等觉妙觉，云何是等觉？云何是妙觉？

答：即色即空，名为等觉；

二性空故，名为妙觉。又云：无觉无无觉，名为妙觉也。

问：等觉与妙觉，为别，为不别？

答：为随事方便，假立二名。本体是一，无二无别，乃至一切法皆然也。

问：《金刚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其义云何？

答：般若体毕竟清静，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可说。即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恒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问：‘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义云何？

答：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识，唯造恶业，清静本心被三毒无明所覆，不能显了，故云应堕恶道也。以今世人轻贱者，即是今日发心求佛道，为无明灭尽，三毒不生，即本心明朗，更无乱念，诸恶永灭，故以今世人轻贱也。无明灭尽，乱念不生，自然解脱，故云当得菩提。即发心时名为今世，非隔生也。

问：又云如来五眼者何？

答：见色清淨，名为肉眼；见体清淨，名为天眼；于诸色境，乃至善恶，悉能微细分别，无所染着，于中自在，名为慧眼；见无所见，名为法眼；无见无无见，名为佛眼。

问：又云大乘、最上乘，其义云何？

答：大乘者，是菩萨乘；最上乘者，是佛乘。

又问：云何修而得此乘？

答：修菩萨乘者，即是大乘。证菩萨乘，更不起观，至无修处，湛然常寂，不增不减，名最上乘，即是佛乘也。

问：《涅槃》云：‘定多慧少，不离无明；定少慧多，增长邪见；定慧等故，即名解脱’。其义如何？

答：对一切善恶悉能分别，是慧；于所分别之外，不起爱憎，不随所染，是定；即是定慧等用也。

又问：无言无说，即名为定。正言说之时，得名定否？

答：今言定者，不论说与不说，常定。何以故？为用定性言分别时，即言说分别亦定。

若以空心观色时，即观色时亦空。若不观色不说不分别时亦空。乃至见闻觉知，亦复如是。何以故？

为自性空，即于一切处悉空。空即无著，无著即是等用。为菩萨常用如是等空之法，得至究竟，故云定慧等者，即名解

脱也。

今更为汝譬喻显示，令汝惺惺，得解断疑。譬如明鉴照像之时，其明动否？不也。不照时亦动否？不也。何以故？为明鉴用无情明照，所以照时不动，不照亦不动。何以故？为无情之中，无有动者，亦无不动者，又如日光照世之时，其光动否？不也。若不照时动否？不也。何以故？为光无情故。用无情光照，所以不动。不照亦不动。

照者是慧，不动者是定。菩萨用是定慧等法得三菩提，故云定慧等用，即是解脱也。今言无情者，无凡情，非无圣情也。

问：云何是凡情？云何是圣情？

答：若起二性，即是凡情；二性空故。即是圣情。

问：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其义如何？

答：以言显义，得义言绝。义即是空，空即是道，道即是绝言。

故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谓得义实际，更不起观。不起观故，即是无生。以无生故，即一切色性空。色性空故，即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即是心行处灭。

问：如如者云何？

答：如如是不动义，心真如故，名如如也。

是知过去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现在佛行此行，亦得成道；

未来佛有此行，亦得成道。三世所修证道无异，故名如如也。

《维摩经》云：‘诸佛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乃至一切众生悉皆如也。何以故？为佛性不断，有性故也。’

问：即色即空，即凡即圣，是顿悟否，

答：是

问：云何是即色即空？云何是即凡即圣？

答：心有染即色，心无染即空；心有染即凡，心无染即圣。

又云真空妙有故即色；色不可得故即空。

今言空者，是色性自空，非色灭空。

今言色者，是空性自色，非色能色也。

问：经云：‘尽无尽法门。’如何？

答：为二性空故，见闻无生是尽。

尽者，诸漏尽。

无尽者，于无生体中，具恒沙妙用，随事应现，悉皆具足。于本体中，亦无损减，是名无尽，即是尽无尽法门也。

问：尽与无尽，为一为别？

答：体是一，说即有别？

问：体既是一，云何说别？

答：一者是说之体，说是体之用。为随事应用，故云体同说别。

喻如天上一日，下置种种盆器盛水，一一器中，皆有于日，

诸器中日悉皆圆满，与天上日亦无差别。故云体同。为随器立名，即有差别，所以有别。故云体同，说即有别。所现诸日，悉皆圆满，于上本日，亦无损灭，故云无尽也。

问：经云‘不生不灭’。何法不生？何法不灭？

答：不善不生，善法不灭。

问：何者善？何者不善？

答：不善者是染漏心。善法者是无染漏心。

但无染无漏，即是不善不生。得无染无漏时，即清净圆明，湛然常寂，毕竟不迁，是名善法不灭也。此即是不生不灭。

问：《菩萨戒》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其义云何？

答：佛戒者，清净心是也。

若有人发心修行清净行，得无所受心者，名受佛戒也。

过去诸佛，皆修清净无受行，得成佛道。今有时人发心，修无受清净行者，即与佛功德等用，无有异也。故云入诸佛位也。如是悟者，与佛悟同，故云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从清净心生智，智清净名为诸佛子，亦名真佛子。

问：只如佛之与法，为是佛在先？为是法在先？若法在先，法是何佛所说？若是佛在先，承何教而成道？

答：佛亦在法先，亦在法后。

问：因何佛法先后？

答：若据寂灭法，是法先佛后；

若据文字法，是佛先法后。何以故？

一切诸佛，皆因寂灭法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后。

经云：诸佛所师所为，法也。得成道已，然始广说十二部经，引化众生。众生承佛法教，修行得成佛，即是佛先法后也。

问：云何是说通宗不通？

答：言行相违，即是说通宗不通。

问：云何是宗通说亦通？

答：言行无差，即是说通宗亦通。

问：经云：到不到，不到到之法，云何？

答：说到，行不到，名为到不到；

行到，说不到，名为不到到；

行说俱到，名为倒倒。

问：佛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者是不尽有为？何者是不住

无为？

答：不尽有为者，从初发心，至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后至双林，入般涅槃，于中一切法，悉皆不舍，即是不尽有为也。

不住无为者，虽修无念，不以无念为证；虽修空，不以空为证，虽修菩提涅槃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即是不住无为也。

问：为有地狱？为无地狱？

答：亦有亦无。

问：云何亦有亦无？

答：为随心所造一切恶业，即有地狱。若心无染，自性空故，即无地狱。

问：受罪众生有佛性否？

答：亦有佛性。

问：即有佛性，正入地狱时，佛性同入否？

答：不同入。

问：正入之时，佛性复在何处？

答：亦同入。

问：既同入，正入时，众生受罪，佛性亦同受罪否？

答：佛性虽随众生同入，是众生自受罪苦，佛性元来不受。

问：既同入，因何不受？

答：众生者，是有相。有相者，即有成坏；

佛性者，是无相。无相者，即是空性也。

是故真空之性，无有坏者。

喻如有人于空积薪，薪自受坏，空不受坏也。空喻佛性，薪喻众生，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

问：转八识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几个识共成一智？几个识独成一智？

答：眼耳鼻舌身，此五识共成，成所作智；

第六是意识，独成，妙观察智；

第七心识，独成，平等性智；

第八含藏识，独成，大圆镜智。

问：此四智，为别为同？

答：体同名别。

问：体既同，云何名别？既随事立名，正一体之时，何者是大圆镜智？

答：湛然空寂，圆明不动，即大圆镜智。

能对诸尘不起爱憎，即是二性空，二性空即平等性智。

能入诸根境界，善能分别，不起乱想而得自在，即是妙观察智。

能令诸根随事应用，悉入正受，无二相者，即是成所作智。

问：束四智成三身者，几个智共成一身？几个智独成一身？

答：大圆镜智，独成法身；

平等性智，独成报身；

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共成化身。

此三身亦假立名字分别，只令未解者看。若了此理，亦无三身应用。何以故？为体性无相，从无住本而立，亦无无住本。

问：云何是见佛真身？

答：不见有无，即是见佛真身。

问：云何不见有无，即是见佛真身？

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亦不存。既不存无，有从何得？有之与无，相因始有。既相因而有，悉是生灭也。但离此二见，即是见佛真身。

问：只如有无尚不可交建立，真身复从何而立？

答：为有问故。若无问时，真身之名亦不可立。何以故？譬如明镜，若对物像时即现像；若不对镜时，终不现像。

问：云何是常不离佛？

答：心无起灭，对境寂然，一切时中，毕竟空寂，即是常不离佛。

问：何者是无为法？

答：有为是。

问：今问无为法，因何答有为是？

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从何生？

若论真无为者：即不取有为亦不取无为，是真无为法也。何以故？经云：‘若取法相，即着我人；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即是取真法也。若了此理，即真解脱，即会不二法门。

问：何者是中道义？

答：边义是。

问：今问中道，因何答边义是？

答：边因中立，中因边生。本若无边，中从何有？今言中者，因边始有。故知中之与边，相因而立，悉是无常。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问：何名五阴等？

答：对色染色，随色受生，名为色阴。

为领纳入八风，好集邪信，即随领受中生，名为受阴。

迷心取想，随想受生，名为想阴。

结集诸行，随行受生，名为行阴。

于平等体，妄起分别系着，随识受生，名为识阴。

故云五阴。

问：经云二十五有，何者是？

答：受后有身是也。

后有身者，即六遭受生也。为众生现世心迷，好结诸业，后即随业受生，故云后有也。

世若有人，志修究竟解脱，证无生法忍者，即永离三界，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者，即证法身。

法身者，即是佛身。

问：二十五有名，云何分别？

答：本体是一，为随用立名，显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十恶、十善、五阴是。

问：云何是十恶十善？

答：十恶：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乃至贪、

嗔、邪見，此名十惡。十善者，但不行十惡即是也。

问：上说无念，犹未尽决。

答：无念者，一切处无心是。无一切境界，无余思求是。对诸境色，永无起动，是即无念。无念者，是名真念也。若以念为念者，即是邪念，非为正念。何以故？

经云：若教人六念，名为非念；有六念名为邪念；无六念者即真念。经云：善男子，我等住于无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无余世界，不可思议功德，佛说之犹不尽，何况余乘能知也。得无念者，六根无染故，自然得入诸佛知见。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为无念故。经云：一切诸佛等，皆从此经出。

问：既称无念，入佛知见，复从何立？

答：从无念立。何以故？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喻如明鉴，鉴中虽无像，而能现万像。何以故？为鉴明故，能现万像。学人为心无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灭，毕竟清净。以清净故，能生无量知见。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何以知之？譬如狮子儿，初生之时，即真狮子。修顿悟者，亦复如是。即修之时，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笋，不离于春，即与母齐、等无有异。何以故？为心空故。修顿悟者，亦复如是。为顿除妄念，永绝我人，毕竟空寂，即与佛齐，等无有异。故云

即凡即聖也。修頓悟者，不離此身，即超三界。經云：不壞世間，而超世間；不舍煩惱，而入涅槃。不修頓悟者，猶如野干，隨逐獅子，經百千劫，終不得成獅子。

又問：真如之性，為實空？為實不空？若言不空，即是有相；若言空者，即是斷滅。一切眾生當依何修而得解脫？

答：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體，無形無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于空無相體中，具足恒沙之用，即無事不應，是名亦不空。經云：解一即千從，迷一即萬惑。若人守一萬事畢，是悟道之妙也。經云：森羅及万象，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生種種見？如此功業由行為本。若不降心，依文取證。無有是處，自誑誑他，彼此俱墜。努力努力，細細審之。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得如是者，即入涅槃，證無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門，亦名無淨，亦名一行三昧。何以故？畢竟清淨，無我人故；不起愛憎，是二性空，是無所見，即是真如無得之辯。此論不傳無信，唯傳同見同行。當觀前人，有誠信心，堪任不退者，如是之人，乃可為說，示之令悟。吾作此論，為有緣人，非求名利。只如諸佛所說，千經萬論，只為眾生迷故。心行不同，隨機應說，即有差別。如論究竟解脫理者，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永寂如空，畢竟清淨，自然解脫。汝莫求虛名，口說真如，心似猿猴，即言行相違，名為自誑，當墮惡道。莫求一世虛名快樂，不覺長劫受殃。努力努力。眾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眾生時，過去諸佛如微塵

数，一切众生总应度尽。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经云：夫求法者，不着佛求。

问：于来世中，多有杂学之徒，云何共住？

答：但和其光，不同其业，同处不同住。经云：随流而性常也。只如学道者，自为大事因缘解脱之事，俱勿轻未学，敬学如佛，不高己德，不疾彼能，自察于行，不举他过，于一切处，悉无妨碍，自然快乐也。重说偈云：

忍辱第一道，先须除我人。

事来无所受，即真菩提身。

《金刚经》云：‘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又云：不取即不舍，永断于生死，一切处无心，即名诸佛子。

《涅槃经》云：‘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偈曰：  
我今意况大好，他人骂时无恼。无言不说是非，涅槃生死同道。  
识达自家本宗，犹来无有青草。一切妄想分别，将知世人不了。  
寄言凡夫末代，除却心中蒿草。我今意况大宽，不语无事心安。  
从容自在解脱，东西去易不难。终日无言寂寞，念念向理思看。  
自然逍遥见道，生死定不相干。我今意况大奇，不向世上侵欺。  
荣华总是虚诞，弊衣粗食充饥。道逢世人懒语，世人咸说我痴。  
外现瞪瞪暗钝，心中明若琉璃，默契罗睺密行，非汝凡夫所知。

问：《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云何是净心？

答：以毕竟净为净。

问：云何是毕竟净为净？

答：无净无无净，即是毕竟净。

问：云何是无净、无无净？

答：一切处无心是净；得净之时，不得作净想，即名无净也；  
得无净时，亦不得作无净想，即是无无净也。

问：修道者，以何为证？

答：毕竟证为证。

问：云何是毕竟证？

答：无证无无证，是名毕竟证。

问：云何是无证？云何是无无证？

答：于外不染色声等，于内不起妄念心。得如是者，即名为证；  
得证之时，不得作证想，即名无证也。

得此无证之时，亦不得作无证想，是名无证，即名无无证也，

问：云何解脱心？

答：无解脱心，亦无无解脱心，即名真解脱也。

经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也。

法者是有，非法是无也。但不取有无，即真解脱。

问：云何得道？

答：以毕竟得为得。

问：云何是毕竟得？

答：无得无无得，是名毕竟得。

问：云何是毕竟空？

答：无空无无空，即名毕竟空。

问：云何是真如定？

答：无定无无定，即名真如定。

经云：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定法如来可说。经云：虽修空，不以空为证，不得作空想，即是也。虽修定，不以定为证，不得作净想，即是也。若得定得净，得一切处无心之时，即作得如是想者，皆是妄想，即被系缚，不名解脱。若得如是之时，了了自知得自在，即不得将此为证，亦不得作如是想，即得解脱。经云：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问：云何是中道？

答：无中间，亦无二边，即中道也。

问：云何是二边？

答：为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边。

问：云何名彼心此心？

答：外缚声色，名为彼心；内起妄念，名为此心。

若于外不染色，即名无彼心；内不生妄念，即名无此心。此非二边也。心既无二边，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即名中道，真如来道。

如来道者，即一切觉人解脱也。经云：虚空无中边，诸佛身亦然。然一切色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也。

一切处无心者，即一切色性空。二义无别，亦名色空，亦名色无法也。

汝若离一切处无心，得菩提、解脱、涅槃、寂灭、禅定、见性者，非也。

一切处无心者，即修菩提、解脱、涅槃、寂灭、禅定，乃至六度，皆见性处。何以故？《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

问：若有修一切诸行，具足成就，得受记否？

答：不得。

问：若以一切法无修，得成就？得受记否？

答：不得。

问：若恁么时当以何法而得受记？

答：不以有行，亦不以无行，即得受记。何以故？《维摩经》云：诸行性相，悉皆无常。《涅槃经》云：佛告迦叶，诸行是常，无有是处。汝但一切处无心，即无诸行，亦无无行，即名受记。所言一切处无心者，无憎爱心是。言憎爱者，见好事不起爱心，即名无爱心也；见恶事亦不起憎心，即名无憎心也。无爱者，即名无染心，即是色性空也。色性空者，即是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自然解脱。汝细看之。若未惺惺了时，即须早问。勿使空度。汝等若依此教修。不解脱者。吾即终身为汝受大地狱。吾若诳汝者，吾当所生处为狮子虎狼所食。汝若不依教，自不勤修，即不知也。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努力努力，须合知尔。

顿悟入道要门论终

## 卷下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

师讳慧海，建州人，姓朱氏。依越州大云寺智和尚受业。初参马祖。

祖问：从何处来？

曰：越州大云寺来。

祖曰：来此拟须何事？

曰：来求佛法。

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

师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

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缺，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

师于言下大悟，识自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以受业师年老，遂归奉养。乃晦迹藏用，外示痴讷。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法侄玄晏，窃出江外，呈马祖。祖览讫，谓众曰：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众中有知师姓朱者，迭相推识，结契来越上，寻访依附。时号大珠和尚也。

师谓学徒曰：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于人，故不劳汝久

立，且自歇去。

时学侶渐多，日夜叩击，事不得已，随问随答，其辩无碍。

时有法师数人来谒，

曰： 拟伸一问，师还对否？

师曰： 深潭月影，任意撮摩。

问： 如何是佛？

师曰： 清谈对面，非佛而谁？

众皆茫然。

良久，其僧又问： 师说何法度人？

师曰： 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曰： 禅师家浑如此。

师却问曰： 大德说何法度人？

曰： 讲《金刚般若经》。

师曰： 讲几座来？

曰： 二十余座。

师曰： 此经是阿谁说？

僧抗声曰： 禅师相弄，岂不知是佛说耶！

师曰： 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则为谤佛，是不解我所说义。

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则是谤经。请大德说看。僧无对。

师少顷又问： 经云：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大德且道：阿那个是如来？

曰：某甲到此却迷去。

师曰：从来未悟，说什么却迷。

僧曰：请禅师为说。

师曰：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

其僧再礼拜，愿垂开示。

师曰：‘如来者，是诸法如义。’何得忘却？

曰：是，是诸法如义。

师曰：大德，是亦未是？

曰：经文分明，哪得未是。

师曰：大德如否？

曰：如。

师曰：木石如否？

曰：如。

师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

曰：无二。

师曰：大德与木石何别？

僧无对，乃叹云：此上人者，难为酬对。良久却问：如何是大涅槃？

师曰：不造生死业。

对曰：如何是生死业？

师曰：求大涅槃是生死业；舍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得有证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

曰：云何即得解脱？

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无等等。

僧曰：禅师如和尚者，实为希有！

礼谢而去。

有行者问：即心即佛，哪个是佛？

师云：汝疑哪个不是佛，指出看。

僧无对。

师曰：达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疏。

有律师法明谓师曰：禅师家多落空。

师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

法明大惊，曰：何得落空？

师曰：经论是纸墨文字。纸墨文字者，俱空设。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无非是空。座主执滞教体，岂不落空。

法明曰：禅师落空否？

师曰：不落空。

曰：何却不落空？

师曰：文字等皆从智慧而生。大用现前，哪得落空。

法明曰：故知一法不达，不名悉达。

师曰：律师不唯落空，兼乃错用名言。

法明作色问曰：何处是错？

师曰：律师未辨华竺之音，如何讲说？

曰： 请禅师指出法明错处。

师曰：岂不知悉达是梵语耶？

律师虽省过，而心犹愤然。（具梵语，萨婆曷刺他悉陀，中国翻云一切义成。旧云悉达多，犹是讹略。）

又问曰：夫经律论是佛语，读诵依教奉行，何故不见性？

师曰：如狂狗趁块，狮子咬人。经律论是自性用，读诵者是性法。

法明又曰：阿弥陀佛，有父母及姓否？

师曰：阿弥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胜妙颜。

曰： 出何教文？

师曰：出《陀罗尼集》。

法明礼谢赞叹而退。

有三藏法师问：真如有变易否？

师曰：有变易。

三藏曰：禅师错也。

师却问三藏：有真如否？

曰： 有。

师曰：若无变易，决定是凡僧也。岂不闻善知识者，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作菩提，回无明为大智。真如若无变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

三藏曰：若尔者，真如即有变易。

师曰：若执真如有变易、亦是外道。

曰： 禅师适来说真如有变易，如今又道不变易，如何却是的当？

师曰：若了了见性者，如摩尼珠现色，说变亦得，说不变亦得。若不见性人，闻说真如变，便作变解；闻说不变，便作不变解。

三藏曰：故知南宗实不可测。

有道流问：世间有法过自然否？

师曰：有。

曰： 何法过得？

师曰：能知自然者。

曰： 元气是道否？

师曰：元气自元气，道自道。

曰： 若如是者，则应有二。

师曰：知无两人。

又问：云何为邪？云何为正？

师曰：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師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

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

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

師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

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

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

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

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

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

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总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宁堪齿录。对面迷佛，长劫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大德又问：太虚能生灵智否？真心缘于善恶否？贪欲人是道否？执是执非人；向后心通否？触境生心人有定否？住于寂寞人有慧否？怀高傲物人有我否？执空执有人有智否？寻文取证人、苦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执心是佛人，此皆称道否？请禅师一一开示。

师曰：太虚不生灵智，真心不缘善恶，嗜欲深者机浅，是非交争者未通，触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机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壮，执空执有者皆愚，寻文取证者益滞，苦行求佛者俱迷，离心求佛者外道，执心是佛者为魔。

大德曰：若如是，应毕竟无所有。

师曰：毕竟是大德，不是毕竟无所有。

大德踊跃，礼谢而去。

师上堂曰：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苦死造作，要担枷落狱作么？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参禅学道，解会佛法，如此转无交涉也。只是逐声色走，有何歇时？贫道闻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从此一时休去，自己财宝，随身受用，可谓快活。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

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徧十方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但自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疑虑。莫寻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淨。故《华严经》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又《净名经》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若不随声色动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众普集，久而不散。

师曰：诸人何故在此不去？贫道以对面相呈，还肯休么，有何事可疑？莫错用心，枉费气力。若有疑情，一任诸人恣意早问。

时有僧法渊问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体三宝？愿师垂示。

师曰：心是佛，不用将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将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为僧，即是一体三宝。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身口意清淨，名为佛出世；三业不清淨，名为佛灭度。喻如嗔时无喜，喜时无嗔，唯是一心，实无二体。本智法尔无漏现前。如蛇化为龙，不改其鳞；众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证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无滞，应用无穷，无始无终，利根顿悟，用无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法身，性相体空，

即是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万化之本，随处立名，智用无尽，名无尽藏。能生万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归如，名如来藏。经云：如来者即诸法如义。又云：世间一切生灭法，无有一法不归如也。

有客问云：弟子未知律师、法师、禅师，何者最胜？愿和尚慈悲指示。

师曰：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之遗风，洞持犯而达开遮，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岂敢造次。

夫法师者，踞师子之座，泻悬河之辩，对稠人广众，启凿玄关；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施。若非龙象蹴蹋，安敢当斯。

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现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

客曰：和尚深达佛旨，得无碍辩。又问：儒道释三教，为同为异？

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

讲唯识道光座主问曰：禅师用何心修道？

师曰：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

曰：既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云何每日聚众劝人学禅修道？

师曰：老僧尚无卓锥之地，什么处聚众来？老僧无舌，何曾劝人来？

曰：禅师对面妄语。

师曰：老僧尚无舌劝人，焉解妄语。

曰：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也。

师曰：老僧亦自不会。

讲华严志座主问：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花而显相。非彼黄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故经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座主会么？

曰：不了此意。

师曰：若见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随用而说，不滞是非；若不见性人，说翠竹着翠竹，说黄花着黄花，说法身滞法身，说般若不识般若，所以皆成诤论。

志礼谢而去。

人问：将心修行，几时得解脱？

师曰：将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无生。大用现前，不论时节。

曰：凡夫亦得如此否？

师曰：见性者即非凡夫，顿悟上乘，超凡越圣。迷人论凡论圣，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说事说理，悟人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求证，悟人无得无求。迷人期远劫证，悟人顿见。

维摩座主问：经云：彼外道六师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请禅师明为解说。

师曰：迷徇六根者，号之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堕三恶道。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着佛求；毁于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着僧求；终不得灭度者，智用现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禅悦之食。

有行者问：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法，唤做一字法门，不知是否？

师曰：如鹦鹉学人语话，自语不得，为无智慧故。譬如将水洗水，将火烧火，都无义趣。

是人问：言之与语，为同为异？

师曰：一也。谓言成句为语矣，且如灵辨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所以廓万象，号悬河，剖乎义海，此是语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内着玄微，外现妙相，万机挠而不乱，清浊混而常分，齐王犹惭大夫之辞，文殊尚叹净名之说，今之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师问：禅师常谈，即心是佛，无有是处。且一地菩萨，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禅师试现神通看？

师曰：阇梨自己是凡是圣？

曰：是凡。

曰：既是凡僧，能问如是境界！经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

又问：禅师每云：若悟道，现前身便解脱。无有是处。

师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贼否？

曰：故知是也。

师曰：如今了了见性，云何不得解脱？

曰：如今必不可，须经三大阿僧只劫始得。

师曰：阿僧只劫还有数否？

源抗声曰：将贼比解脱，道理得通否？

师曰：阇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白眼不开，嗔一

切人见物。

源作色而去，云：虽老浑无道。

师曰：即行去者是汝道。

讲止观慧座主问：禅师辨得魔否？

师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阴魔，或起不起是烦恼魔，我正法中无如是事。

曰：一心三观义又如何？

师曰：过去心已过去，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住，于其中间，更用何心起观？

曰：禅师不解止观。

师曰：座主解否？

曰：解。

师曰：如智者大师，说止破止，说观破观，住止没生死，住观心神乱。为当将心止心，为复起心观观？若有心观，是常见法；若无心观，是断见法。亦有亦无，成二见法，请座主仔细说看。

曰：若如是问，俱说不得也。

师曰：何曾止观？

人问：般若大否？

师曰：大。

曰： 几许大？

师曰： 无边际。

曰： 般若小否？

师曰： 小。

曰： 几许小？

师曰： 看不见。

曰： 何处是？

曰师： 何处不是？

维摩座主问： 经云： 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是究竟否？

师曰： 未是究竟。圣意若尽， 第三卷更说何事？

座主良久， 曰： 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

师曰： 如经第一卷， 是引众呼十大弟子住心， 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 以言显于无言。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维摩不以言， 不以无言， 故默然收前言也。第三卷， 从默然起说， 又显神通作用， 座主会么？

曰： 奇怪如是。

师曰： 亦未如是。

曰： 何故未是？

师曰： 且破人执情， 作如此说。若据经意， 只说色心空寂，

令见本性，教舍伪行入真行，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但会净名两字便得。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识净名两字假号，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无前无后，非本非末，非净非名，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議解脱。若不见性人，终身不见此理。

僧问：万法尽空，识性亦尔，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无，何处更有识性？

师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无水？身因性起，身死岂言性灭？

曰：既言有性，将出来看？

师曰：汝信有明朝否？

曰：信。

师曰：找将明朝来看。

曰：明朝实是有，如今不可得？

师曰：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汝不见性，不可是无性。今见着衣吃饭，行住坐卧，对面不识，可谓愚迷。汝欲见明朝，与今日不异。将性觅性，万劫终不见。亦如有人不见日，不是无日。

讲青龙疏座主问：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禅师如何体会？

师曰：为般若体，毕竟清静，无有一可得，是名无法。即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河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讲华严座主问：禅师信无情是佛否？

师曰：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六通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

有法师问：持般若经，最多功德，师还信否？

师曰：不信。

曰：若尔，灵验传十余卷，皆不堪信也。

师曰：生人持孝，自有感应，非是白骨能有感应。经是文字纸墨，文字纸墨性空，何处有灵验？灵验者，在持经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试将一卷经安着案上，无人受持，自能有灵验否？

僧问：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语之与默，如何通会，即得无前后？

师曰：一念起时，本来无相无名，何得说有前后？不了名相本净，妄计有前有后。夫名相关锁，非智钥不能开。中道者病在中道；二边者病在二边。不知现用是无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灭，埋没正智，或断烦恼，或求菩提，背却般若。

人问：律师何故不信禅？

师曰：理幽难显，名相易持。不见性者，所以不信；若见性者，号之为佛。识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佛是心作。

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

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无心相；

迷人持物守我为己，悟人般若应用现前。

愚人执空执有生滞，智人见性了相灵通。

乾慧辩者口疲，大智体了心泰。

菩萨触物斯照，声闻怕境昧心。

悟者日用无生，迷人现前隔佛。

人问：如何得神通去？

师曰：神性灵通，遍周沙界。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刹那万里，往返无迹。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四大飞空。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实相体空，唤作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万行之本，随用立名。实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也。

人问：一心修道，过去业障得消灭否？

师曰：不见性人，未得消灭；若见性人，如见日照霜雪。又见性人，犹如积草等须弥山，只用一星之火，业障如草，智慧似火。

曰：云何得知业障尽？

师曰：现前心通，前后生事，犹如对见。前佛后佛，万法同时。经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问：云何得住正法？

师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无邪正故。

曰：云何得作佛去？

师曰：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经云：心佛及众生，是无差别。

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脱否？

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法过语言文字，不用数句中求；法非过现未来，不可以因果中契；法过一切，不可比对；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非离世间而求解脱。

僧问：何者是般若。

师曰：汝疑不是者，试说看？

又问：云何得见性？

师曰：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

又问：如何是修行？

师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诳，即是修行。大用现前，即是无等等法身。

又问：性中有恶否？

师曰：此中善亦不立。

曰：善恶俱不立，将心何处用？

师曰：将心用心，是大颠倒。

曰：作么生即是？

师曰：无作么生，亦无可是。

人问：有人乘船，船底刺杀螺蚬。为是人受罪，为复船当罪？

师曰：人船两无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风折树损命，无作者，无受者，世界之中，无非众生受苦处。

僧问：未审托情势、指境势、语默势，乃至扬眉动目等势，

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

师曰：无有性外事。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为迷自性，万惑滋生。

又问：如何是法有宗旨？

师曰：随其所立，即有众义。文殊于无住本，立一切法。

曰：莫同太虚否？

师曰：汝怕有太虚否？

曰：怕。

师曰：解怕者不同太虚。

又问：言方不及处，如何得解？

师曰：汝今正说时，疑何处不及？

有宿德十余人同问：经云：破灭佛法。未审佛法可破灭否？

师曰：凡夫外道，谓佛法可破灭；二乘人谓不可破灭；我正法中，无此二见。若论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恶人。

又问：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种性否？

师曰：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迷时人逐法，悟时法由人。如森罗万象，至空而极。百川众流，至海而极。一切贤圣，至佛而极。十二分经，

五部毗尼，五韦陀论，至心而极。心者是总持之妙本，万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百千万名，尽心之异号耳。

又问：如何是幻？

师曰：幻无定相，如旋火轮，如乾闥婆城，如机关木人，如阳炎，如空花，俱无实法。

又问：何名大幻师？

师曰：心名大幻师，身为大幻城，名相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无有幻外事。凡夫不识幻，处处迷幻业；声闻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萨识幻法、达幻体，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师，转大幻法轮，成大幻涅槃，转幻生灭，得不生不灭，转河沙秽土成清净法界。

僧问：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

师曰：如鹦鹉只学入言，不得入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

曰：不可离文字言语，别有意耶？

师曰：汝如是说，亦是学语。

曰：同是语言，何偏不许？

师曰：汝今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

有法師问：念佛是有相大乘，禅师意如何？

师曰：无相犹非大乘，何况有相？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

又问：愿生净土，未审实有净土否？

师曰：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譬如生国王家，决定绍王业；发心向佛道，是生净佛国。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

又问：每闻说道，未审何人能见？

师曰：有慧眼者能见。

曰：甚乐大乘，如何学得？

师曰：悟即得，不悟不得。

曰：如何得悟处？

师曰：但谛观。

曰：似何物？

师曰：无物似。

曰：应是毕竟空。

师曰：空无毕竟。

曰：应是有？

师曰：有而无相。

曰：不悟如何？

师曰：大德自不悟，亦无人相障。

又问：佛法在于三际否？

师曰：见在无相，不在其外；应用无穷，不在于内；中间无住处，三际不可得。

曰：此言大混。

师曰：汝正说混之一字时，在内外否？

曰：弟子究检，内外无踪迹。

师曰：若无踪迹，明知上来语不混。

曰：如何得作佛？

师曰：是心即佛，是心作佛。

曰：众生入地狱，佛性入否？

师曰：如今正作恶时，更有善否？

曰：无。

师曰：众生入地狱，佛性亦如是。

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何？

师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贼用是贼性；作众生用是众生性。性无形相，随用立名。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僧问：何者是佛？

师曰：离心之外，即无有佛。

曰：何者是法身？

师曰：心是法身，谓能生万法，故号法界之身。《起信论》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即依此心、显示摩诃衍义。

又问：何名有大经卷，内在一微尘。

师曰：智慧是经卷。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现一微尘中。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偈，时人自不识。

又问：何名大义城？何名大义王？

师曰：身为大义城，心为大义王。经云：多闻者善于义，不善于言说。言说生灭，义不生灭。义无形相，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义王。若不了了识心者，不明善义，只是学语人也。

又问：般若经云：度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又云：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皆云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常疑未决，请师为说。

师曰：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浸润为湿生，倏起烦恼为化生。悟即是佛，迷号众生。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体空，名为度众生也。智者于自本际上度于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僧问：言语是心否？

师曰：言语是缘，不是心。

曰：离缘何者是心？

师曰：离言语无心。

曰：离言语既无心，若为是心？

师曰：心无形相，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心常湛然，应用自在。祖师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问：如何是定慧等学。

师曰：定是体，慧是用。从定起慧，从慧归定，如水与波，一体更无前后，名定慧等学，夫出家儿莫寻言逐语，行住坐卧，并是汝性用。什么处与道不相应？且自一时休歇去。若不随外境之风，性水常自湛湛。无事珍重。

# 传心法要

黄檗山断际禅师

唐河东 裴休 集并序

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鹞峰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孙，西堂百丈之法侄。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心体亦空，万缘俱寂。如大日轮升虚空中，光明照耀，净无纤埃。证之者无新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义解、不立宗主、不开户牖，直下便是，运念即乖，然后为本佛。故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学徒望山而趋，观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旦夕问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复去礼迎至所部，安居开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纪之，十得一二，佩为心印，不敢发扬。今恐入神，精义不闻于未来。遂出之，授门下僧大舟法建。归旧山之广唐寺，问长老法众，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何如也？

时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序

## 卷上

师谓休曰：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已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与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著相，无始已来无著相佛。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无始已来无次第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无坏，如大日轮照四天下。日升之时明遍天下，虚空不曾明。日没之时暗遍天下，虚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夺，虚空之性廓然不变，佛及众生心亦如此。若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历河沙劫终不得菩提，为著相故。唯此

一心，更无微尘许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趋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例皆广求知见，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文殊当理，普贤当行。理者真空无碍之理，行者离相无尽之行。观音当大慈，势至当大智，维摩者净名也。净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异，故号净名。诸大菩萨所表者，人皆有之，不离一心，悟之即是。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于心外著相取境，皆与道背。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然证此心有迟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造恶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恶枉受轮回，著相造善枉受劳苦，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

法外无心。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将心无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绝诸思议。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心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果。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纵使三祇精进修行，历诸地位，及一念证时，只证元来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邻观历劫功用，总是梦中妄为。故如来云：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燃灯佛则不与我授记。又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彼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空却见闻觉知，即心路绝无入处。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著，纵横自在，无非道场。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觅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额内珠，向外求觅，周行十方终不能得。智者指之，当时自见

本珠如故。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无依无住、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及证道时，只证本心佛，历劫功用，并是虚修。如力士得珠时，只得本额珠，不关向外求觅之力。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见，五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

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四大无我，我亦无主，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五阴为心，五阴无我亦无主，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亦复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荡然清静。有识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饥疮为患，随顺给养，不生贪著，谓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别，唯求适口，不生厌离，谓之识食。声闻者因声得悟，故谓之声闻。但不了自心，于声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语运动，闻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属声闻道，谓之声闻佛。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著。无求即心不生，无著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知离

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

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犹如虚空，此是喻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虚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虚空与法身无异相，佛与众生无异相，生死与涅槃无异相，烦恼与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犹易，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此灵觉性，无始已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秽未曾净，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象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境物会，不可以功用到，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慎勿向外逐境，认境为心，是认贼为子。为有贪嗔痴，即立戒定慧。本无烦恼，焉有菩提？故祖师云：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净佛上，

更不著一物，譬如虚空，虽以无量珍宝庄严，终不能住。佛性同虚空，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终不能住。但迷本性，转不见耳。所谓心地法门，万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无境即无，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所言定慧鉴用历历、寂寂惺惺、见闻觉知，皆是境上作解，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若欲亲证，皆不可作如此见解，尽是境法有没处，没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

九月一日师谓休曰：自达磨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余佛。以法传法，不说余法。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学道人一念计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见有生，趣其灭，即落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缘觉道。法本不生，今亦无灭，不起二见，不厌不忻，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厌，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灭。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纷扰。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绝意三乘，唯一真实，不可证得。谓我能证能得，皆增上慢人。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默契而已。

凡人临欲终时，但观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亦无心随去。若见恶相种种现前，亦无心怖畏。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节也。

十月八日师谓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皆是权立接引之教，并为化城。言宝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此宝不属情量，不可建立，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何处有城？若问此既是化城，何处为宝所？宝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宝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当体会契之即是。言阐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谓之断善根阐提。菩萨者深信有佛法，不见有大乘小乘。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阐提。大抵因声教而悟者谓之声闻，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若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佛。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轻心重教，遂成逐块，忘于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

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著。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著，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若一边行道布德，一边旋舍，无希望心，是为中舍。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知空，遂乃不著，是为小舍。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悟。中舍如火烛在傍，或明或暗。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坑井。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能印所印，俱难契会，故得者少。然心即无心，得即无得。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通法，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行法。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形相文字而求，无所说，无所证，自性虚通而已，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摄化，皆非真法，故曰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所言同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与尘合，眼与色合，耳与声合，鼻与香合，舌与味合，身与触合，意与法合。中间生六识，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无所有，束六和合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学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缚，不契本心。如来现世，欲说一乘真法，则众生不信，兴谤没于苦海。若

都不说，则堕慳贪，不为众生，溥舍妙道。遂设方便说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浅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余二则非真。然终未能显一心法，故召迦叶同法座，别付一心离言说法，此一  
枝法令别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

师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

问：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

师云：引接钝根人语，未可依凭。

云：此既是引接钝根人语，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

师云：若是上根人，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  
别有法当情，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

云：若如此，则都不要觅也。

师云：若与么，则省心力。

云：如是，则浑成断绝，不可是无也。

师云：阿谁教他无，他是阿谁？你拟觅他。

云：既不许觅，何故又言莫断他？

师云：若不觅即便休，谁教你断。你见目前虚空作么生断他。

云：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

师云：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我暂如此说，你便向者里生解。

云：应是不与人生解耶？

师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属于情，情生则智隔。

云：向者里莫生情是否？

师云：若不生情，阿谁道是？

问：才向和尚处发言，为甚么便道话堕？

师云：汝自是不解语人，有甚么堕负？

问：向来如许多言说，皆是抵敌语，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

师云：实法无颠倒，汝今问处自生颠倒，觅甚么实法？

云：既是问处自生颠倒，和尚答处如何？

师云：你且将物照面看，莫管他人。

又云：只如个痴狗相似，见物动处便吠，风吹草木也不别。

又云：我此禅宗，从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早是接引之词。然道亦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成迷道。道无方所，

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情量若尽，心无方所，此道天真，本无名字，只为世人不识，迷在情中，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恐汝诸人不了，权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鱼忘筌，身心自然，达道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沙门果者，息虑而成，不从学得，汝如今将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拟学取，有甚么得时？古人心利，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与儿酥乳吃，消与不消都总不知，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尽名食不消者。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取，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须并却令空，更无分别，即是空如来藏。如来藏者，更无纤尘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亦云：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此语只为空你情量知解，但销镕表里情尽，都无依执，是无事人。三乘教网，只是应机之药，随宜所说，临时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虑后。

问：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未审即那个心是佛？

师云：你有几个心？

云：为复即凡心是佛、即圣心是佛？

师云：你何处有凡圣心耶？

云：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和尚何得言无？

师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圣心是妄，你今不解，反执为有，将空作实，岂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圣境，心外更无别佛，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汝今不识，执凡执圣，向外驰骋，还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堕异趣，无始已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成正觉。

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

师云：觅什么道理？才有道理，便即心异。

云：前言无始已来不异今日，此理如何？

师云：只为觅故，汝自异他。汝若不觅，何处有异？

云：既是不异，何更用说即？

师云：汝若不认凡圣，阿谁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拟向何处觅去？

问：妄能障自心，未审而今以何遣妄？

师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你但于凡

圣两处情尽，自然无妄，更拟若为遣他？都不得有纤毫依执，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

云：既无依执？当何相承？

师云：以心传心。

云：若心相传，云何言心亦无？

师云：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

云：若无心无法，云何名传？

师云：汝闻道传心，将谓有可得也？所以祖师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所得，得时不说知，此事若教汝会。何堪也？！

问：只如目前虚空，可不是境，岂无指境见心乎？

师云：什么心教汝向境上见，设汝见得，只是个照境底心。如人以镜照面，纵然得见眉目分明，元来只是影像，何关汝事？

云：若不因照，何时得见？

师云：若也涉因，常须假物，有什么了时，汝不见他向汝道：撒手似君无一物，徒劳漫说数千般。

云：他若识了，照亦无物耶？

师云：若是无物，更何用照？你莫开眼吃语去。

上堂云：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第一也。道人是无事人，实无许多般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

问：如何是世谛？

师云：说葛藤作什么？本来清静，何假言说问答，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著有为法，出言瞬目，尽同无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学禅道者，皆著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若不如是，他日尽被阎老子拷你在。你但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时无栖泊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静法身，名为阿耨菩提。若不会此意，纵你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识自心，尽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饶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也只是在凡圣内坐。不见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为你不是与么人，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须实得，

为你力量小，不能顿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为汝不能如是，须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甚么交涉？故云：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止小儿啼，决定不实。若有实得，非我宗门下客，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故经云：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若也会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错，本来清净皎皎地，无方圆、无大小、无长短等相，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一切不如心真实。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何处欠缺一毫毛？既会如是意，大须努力！尽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问：六祖不会经书，何得传衣为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为教授师，讲得三十二本经论，云何不传衣？

师云：为他有心，是有为法，所修所证，将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当时只是默契得，密授如来甚深意，所以付法与他。汝不见道：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若会此意，方名出家儿，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六祖便问：汝来求何事？为求衣、为求法？明上座云：不为衣来，但为法来！六祖云：汝且暂时敛念，善恶都莫思量。明乃禀语。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当与么时，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明于言下忽然默

契，便礼拜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时，方知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物？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甚深阿难三十年为侍者，只为多闻智慧，被佛诃云：汝千日学慧，不如一日学道，若不学道，滴水难消！

问：如何得不落阶级？

师云：终日吃饭未曾咬著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与摩（疑同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莫认前后三际，前际无去、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方名解脱。努力努力！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若不将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



## 卷下

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

裴相公问师曰：山中四五百人，几人得和尚法？

师云：得者莫测其数，何故？道在心悟，岂在言说？言说只是化童蒙耳。

问：如何是佛？

师云：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犹如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设使恒沙劫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所以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但识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

问：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莫沉空寂否？

师云：法无凡圣，亦无沉寂。法本不有，莫作无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与无，尽是情见，犹如幻翳。所以云：见闻如幻翳，知觉乃众生。祖师门中只论息机忘见，所以忘机则佛道隆，分别则魔军炽。

问：心既本来是佛，还修六度万行否？

师云：悟在于心，非关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尽是化门接物度生边事，设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非关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从佛至祖，并不论别事，唯论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谛求，更无余乘。此众无枝叶，唯有诸贞（疑同真）实；所以此意难信，达磨来此土，至梁魏二国，只有可大师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会即心是佛。身心俱无，是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名之为祖。所以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

问：佛度众生否？

师云：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与众生皆不可得。云：现有三十二相及度众生，何得言无？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只为不识本心，谩作见解。才作佛见，便被佛障。作众生见，被众生障。作凡作圣作净作秽等见，尽成其障，障汝心故，总成轮转，犹如猕猴放一捉一，无有歇期。一等是学，直须无学，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

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脱三界凡圣境域，始得名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无所依，出过外道。心既不异，法亦不异。心既无为，法亦无为。万法尽由心变，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千品万类悉皆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心本不异，法亦不异，只为汝见解不同，所以差别。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十方诸佛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实无异相亦无光彩，亦无胜负，无胜故无佛相，无负故无众生相。云：心既无相，岂得全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耶？师云：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问：佛性与众生性，为同为别？

师云：性无同异。若约三乘教，即说有佛性有众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异。若约佛乘、及祖师相传，即不说如是事，惟指一心。非同非异，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问：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

师云：实无可见，何以故？无边身菩萨，便是如来，不应更见。只教你不作佛见，不落佛边。不作众生见，不落众生边。不作

有见，不落有边。不作无见，不落无边。不作凡见，不落凡边。不作圣见，不落圣边。但无诸见，即是无边身。若有见处，即名外道。外道者乐于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如来者即诸法如义，所以云：弥勒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如即无生，如即无灭，如即无见，如即无闻。如来顶即是圆见，亦无圆见，故不落圆边，所以佛身无为，不堕诸数，权以虚空为喻，圆同太虚，无欠无余，等闲无事，莫强辩他境，辩著便成识。所以云：圆成沉识海，流转若飘蓬，只道：我知也、学得也、契悟也、解脱也、有道理也。强处即如意，弱处即不如意，似者个见解，有什么用处？我向汝道：等闲无事，莫漫用心，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所以内见外见俱错，佛道魔道俱恶。所以文殊暂起二见，贬向二铁围山。文殊即实智，普贤即权智，权实相对治，究竟亦无权实，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众生，无有异见。才有佛见，便作众生见。有见无见，常见断见，便成二铁围山，被见障故。祖师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渐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无明，不是暗故无暗。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入我此宗门，切须在意，如此见得，名之为法。见法故，名之为佛。佛法俱无，名之为僧，唤作无为僧，亦名一体三宝。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应无所求。不著佛求，故无佛。不著法求，故无法。不著众求，故无僧。

问：和尚见今说法，何得言无僧亦无法？

师云：汝若见有法可说，即是以音声求我。若见有我，即是处所。法亦无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师云：付此心法时，法法何曾法？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实无一法可得，名坐道场。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悟法本空，唤作空如来藏。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论！

问：本来无一物，无物便是否？

师云：无亦不是。菩提无是处，亦无无知解。

问：何者是佛？

师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即佛。若离于心，别更无佛。

云：若自心是佛，祖师西来如何传授？

师云：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故名为祖。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

云：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

师云：十方诸佛出世，只共说一心法，所以佛密付与摩诃大迦叶，此一心法体，尽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这个法，岂

是汝于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拟学取，即转远去。若无歧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

云：如今现有种种妄念，何以言无？

师云：妄本无体，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识心是佛，心本无妄，那得起心更认于妄。汝若不生心动念，自然无妄。所以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云：今正妄念起时，佛在何处？

师云：汝今觉妄起时，觉正是佛。可中若无妄念，佛亦无。何故如此？为汝起心作佛见，便谓有佛可成。作众生见，便谓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汝见处。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如文殊才起佛见，便趋向二铁围山。

云：今正悟时，佛在何处？

师云：问从何来？觉从何起？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个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所以一切声色，

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为物之故，有其多智。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著一字。

云：若如此，何处是菩提？

师云：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

云：如何发菩提心？

师云：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故云：我于燃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与我授记。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你今闻发菩提心，将谓一个心学取佛去、唯拟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只得个报化佛，与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

问：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形貌不同？

师云：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所以有别。本源之性，何得有别？

问：诸佛如何行大慈悲，为众生说法？

师云：佛慈悲者，无缘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其所说法，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这个法，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会也、悟也。这个慈悲，若为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

问：何者是精进？

师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进。才起心向外求者，名为歌利王爱游猎去。心不外游，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

问：若无心行此道，得否？

师云：无心便是行此道，更说什么得与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无一念便是，境妄心自灭，无复可追寻。

问：如何是出三界？

师云：善恶都莫思量，当处便出三界。如来出世，为破三有。若无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尘破为百分，九十九分是无，一分是有，摩诃衍不能胜出。百分俱无，摩诃衍始能胜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云何识自心？即如今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不一向是无，有而不可见故。祖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若不应缘之时，不可言其有无。正应之时，亦无踪迹。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栖泊，即是行诸佛路。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意缘走作，心于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净名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嗔、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会此意，纵你广学，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识自心，皆名邪行，尽作天魔外道水陆诸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本体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识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尘劳，自然不生。净名云：唯置一床，寢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人卧疾，攀缘都息，妄想歇灭，即是菩提。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任你学到三乘四果十地诸位，合杀只向凡圣中坐，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

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坠，知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如今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亦无分别，亦无依倚，亦无住著，终日任运腾腾，如痴人相似，世人尽不识你，你亦不用教人识不识，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无著，如此始有少分相应。透得三界境过，名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为无漏智。不作人天业，不作地狱业，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随意而生，经云：菩萨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会无心，著相而作者，皆属魔业。乃至作净土佛事，并皆成业，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无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权止小儿啼故，实无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会此意，何用区区？但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心里明明，所以旧时见解总须舍却。净名云：除去所有。法华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只是除去心中作见解处。又云：蠲除戏论之粪，所以如来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经云：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学而得，如此见解全无交涉，或作一机一境扬眉动目只对相当，便道契会也、得证悟禅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无所知对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欢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怀惆怅，如此心意学禅，有何交涉？任汝会得少许道理，只得个心所法，禅道总没

交涉！所以达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见处。故云：忘机是佛道，分别是魔境。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悟时亦不得。天真自性，本无迷悟。尽十方虚空界，元来是我一心体。纵汝动用造作，岂离虚空。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绝纤毫的量，是无依倚、无粘缀，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何有拟议？真佛无口，不解说法。真听无耳，其谁闻乎？珍重！

师本是闽中人。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竟冲澹。后游天台，逢一僧如旧识，乃同行。属涧水暴涨师倚杖而止，其僧率师同过。

师云：请兄先过。

其僧即浮笠于水上便过。

师云：我却共个稍子作队，悔不一棒打杀！

有僧辞归宗。

宗云：往甚处去？

云：诸方学五味禅去。

宗云：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

云：如何是一味禅？

宗便打。

僧云：会也会也。

宗云：道道。

僧拟开口，宗又打。其僧后到师处，师问甚么处来？

云：归宗来。

师云：归宗有何言句。

僧遂举前话。

师乃上堂举此因缘云：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问著个个厠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师在盐官会里，大中帝为沙弥。师于佛殿上礼佛。

沙弥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

师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常礼如是事。

沙弥云：用礼何为？

师便掌。

沙弥云：太粗生。

师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

随后又掌，沙弥便走。

师行脚时到南泉。一日斋时，捧钵向南泉位上坐。

南泉下来见，便问：长老什么年中行道？

师云：威音王已前。

南泉云：犹是王老师孙在。

师便下去。师一日出次，

南泉云：如许大身材，戴个些子大笠。

师云：三千大千世界总在里许。

南泉云：王老师。师戴笠便行。

师一日在茶堂内坐。

南泉下来，问：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

师云：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

泉云：莫便是长老见处么？

师云：不敢！

泉云：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什么人还？

师便休。

后泐山举此因缘问仰山：莫是黄檗构他南泉不得么？

仰山云：不然！须知黄檗有陷虎之机。

泐山云：子见处得与么长！

一日普请。泉问什么处去？

师云：择菜去。

泉云：将什么择？

师竖起刀子。

泉云：只解作宾，不解作主。

师招三下。一日五人新到，同时相看，一人不礼拜，以手画一圆相而立。

师云：还知道好只猎犬么？

云：寻羚羊气来。

师云：羚羊无气，汝向什么处寻？

云：寻羚羊踪来。

师云：羚羊无踪，汝向什么处寻？

云：寻羚羊迹来。

师云：羚羊无迹汝向什么处寻？

云：与么则死羚羊也。

师便休。来日升座退，问昨日寻羚羊僧出来，其僧便出。

师云：老僧昨日后头未有语在，作么生？

其僧无语。

师云：将谓是本色衲僧，元来只是义学沙门。

师曾散众在洪州开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见壁画，乃问

寺主：这画是什么？

寺主云：画高僧。

相公云：形影在这里，高僧在什么处？

寺主无对。

相公云：此间莫有禅僧么？

寺主云：有一人。

相公遂请师相见，乃举前话问师。

师召云：裴休！

休应：诺！

师云：在什么处？

相公于言下有省，乃再请师开堂。

上堂云：汝等诸人尽是啗酒糟汉，与么行脚，笑杀他人，总似与么容易，何处更有今日？汝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问：只如诸方，见今出世，匡徒领众，为什么却道无禅师？师云：不道无禅，只道无师。后泐山举此因缘问仰山云：意作么生？仰山云：鹅王择乳，素非鸭类。泐山云：此实难辨。

裴相一日托一尊佛于师前胡跪云：请师安名。

师召云：裴休。

休应：诺。

师云：与汝安名竟。

相公便礼拜。相公一日上诗一章。师接得便坐却。

乃问：会么？

相公云：不会。

师云：与么不会，犹较些子；若形纸墨，何有吾宗？诗曰：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千徒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愿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

师答曰：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虽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夫学道者，先须屏却杂学诸缘，决定不求，决定不著；闻甚深法，恰似清风届耳，瞥然而过，更不追寻，是为甚深。入如来禅，离生禅想。从上祖师唯传一心，更无二法。指心是佛，顿超等妙二觉之表；决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门，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这里拟作么生学？所以道：拟心时被拟心魔缚，非拟心时又被非拟心魔缚，非非拟心时又被非非拟心魔缚。魔非外来，出自你心，唯有无神通、菩萨，足迹不可寻。若以一切时中，心有常见，即是常见外道。若观一切法空，作空见者，即是断见外道。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犹是对外道邪见人说。若说法身以为极果，此对三贤十圣人言。故佛断二愚：一者微细所知愚，二者极微细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说什么等妙二觉来？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受烦恼无明。便道佛是觉，众生是妄。若作如是见解，百劫千生轮回六道，更无断绝。何以故？为谤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众生且不暗，法无明暗故。佛且不强，众生且不弱，法无强弱故。佛且不智，众生且不愚，法无愚智故。是你出头，总道解禅，开著口便病发。不说本，只说末。不说迷，只说悟。不说体，只说用。总无你话论处，他一切法

且本不有，今亦不无。缘起不有，缘灭不无。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无法无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过去佛。过去佛且不有，未来佛且不无，又且不唤作未来佛。现在念念不住，不唤作现在佛。佛若起时，即不拟他是觉是迷、是善是恶，辄不得执滞他、断绝他。如一念瞥起，千重关锁锁不得，万丈绳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争合便拟灭他止他？分明向你道尔焰识，你作么生拟断他。喻如阳焰，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远，看时只在目前。你拟趁他，他又转远去。你始避他，他又来逐你。取又不得，舍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尔，即不用愁他虑他。如言前念是凡，后念是圣，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极也。据我禅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后念且不是圣。前念不是佛，后念不是众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见一切法，即见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无。不无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尘国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说什么内之与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道

这个蜜甜，余底苦也，何处有与么事？所以道：虚空无内外，法性自尔。虚空无中间，法性自尔。故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众生与佛，元同一体。生死涅槃，有为无为，元同一体。世间出世间，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无性，亦同一体。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无亦空，尽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处有佛度众生？何处有众生受佛度？何故如此？万法之性自尔故。若作自然见，即落自然外道。若作无我、无我所见，堕在三贤十圣位中。你如今云何将一尺一寸，便拟量度虚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当处自住，当处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总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异说，皆不离你之本心。如今说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萨者，皆指叶为黄金、拳掌之说。若也展手之时，一切大众若天若人，皆见掌中都无一物。所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本既无物，三际本无所有。故学道人单刀直入，须见这个意始得。故达磨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经多少国土，只觅得可大师一人，密传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际，等法性。法性空中，谁是授记人？谁是成佛人？谁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无相故。不可以心得，心无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无相更得无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无所得，无得

亦不可得，所以道无一法可得。只教你了取本心，当下了时，不得了相。无了无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觉知，不得者亦不自觉知。如此之法，从上已来，有几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几人？如今于一机一境、一经一教、一世一时、一名一字、六根门前领得，与机关本人何别？忽有一人出来，不于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说此人尽十方世界觅这个人不可得，以无第二人故，继于祖位，亦云释种，无杂纯一，故言王若成佛时，王子亦随出家，此意大难知！只教你莫觅、觅便失却。如痴人山上叫一声，响从谷出，便走下山趁。及寻觅不得，又叫一声，山上响又应，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万劫，只是寻声逐响人，虚生浪死汉！汝若无声即无响，涅槃者。无闻无知无声，绝迹绝踪，若得如是，稍与祖师邻房也。

问：如王库藏内，都无如是刀。伏愿诲示。

师云：王库藏者，即虚空性也，能摄十方虚空世界，皆总不出你心，亦谓之虚空藏菩萨。你若道是有是无、非有非无，总成羊角。羊角者，即你求觅者也。

问：王库藏中有真刀否？

师云：此亦是羊角。

云：若王库藏中本无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至异国，

何独言无？

师云：持刀出者，此喻如来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去者，库中应空去也。本源虚空性，不可被异人将去，是什么语设你有者，皆名羊角。

问：迦叶受佛心印得为传语人否？

师云：是。

云：若是传语人，应不离得羊角。

师云：迦叶自领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领得如来心，见如来意，见如来色相者，即属如来使，为传语人。所以阿难为侍者二十年，但见如来色相，所以被佛诃云：唯观救世者，不能离得羊角。

问：文殊执剑于瞿昙前者如何？

师云：五百菩萨得宿命智，见过去生业障；五百者即你五阴身是。以见此夙命障故，求佛求菩萨涅槃。所以文殊将智解剑，害此有见佛心故，故言你善害。

云：何者是剑？

师云：解心是剑。

云：解心既是剑，断此有见佛心，只如能断见心何能除得？

师云：还将你无分别智，断此有见分别心。

云：如作有见，有求佛心，将无分别智剑断，争奈有智剑在何？

师云：若无分别智，害有见未见，无分别智亦不可得。

云：不可以智更断智，不可以剑更断剑。

师云：剑自害剑，剑剑相害，即剑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丧，亦复如是。

问：如何是见性？

师云：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见性。闻即是性，不可以性更闻性，只你作性见能闻能见性，便有一异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见者，不可更见你。云何头上更著头？他分明道：如盘中散珠，大者大圆，小者小圆，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碍，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所以四生六道未有如时。且众生不见佛，佛不见众生；四果不见四向，四向不见四果；三贤十圣不见等妙二觉，等妙二觉不见三贤十圣。乃至水不见火，火不见水。地不见风，风不见地。众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无去来，无能所见。既如此，因什么道我见我闻，于善知识处得契悟，善知识与我说法，诸佛出世与众生说法。迦旃延只为以生灭心传实相法，被净名呵责。分明道：一切法本来无缚，何用解他？本来不染，何用净他？故云：宝相如是，岂可说乎？汝今只成是非心、染净心，得一知一解，绕天下行，见人便拟定当取：谁有心眼，谁强谁弱；若也如此，天地悬殊，更说什么见性？

问：既言性即见、见即性，只如性自无障碍、无剂限，云何隔物即不见？又于虚空中，近即见、远即不见者，如何？

师云：此是你妄生异见。若言隔物不见，无物言见，便谓性有障碍者，全无交涉。性且非见非不见，法亦非见非不见。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总是我之性净明体。故云见色便见心，色心不异故，只为取相作见闻觉知。去却前物始拟得见者，即堕二乘人中依通见解也。虚空中近则见，远则不见，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内亦非外，非近亦非远。近而不可见者，万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见，更道远而不可见，有什么意旨？

问：学人不会，和尚如何指示？

师云：我无一物，从来不曾将一物与人。你无始已来，只为被人指示，觅契觅会，此可不是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无受身。一念不想，即是无想身。决定不迁流造作，即是无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别，即是无识身。你如今才别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缘。无明缘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财童子一百一十处求善知识，只向十二因缘中求；最后见弥勒，弥勒却指见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无明。若心心别异向外求善知识者，一念才生即灭，才灭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已来，即五聚之生灭。五聚者五阴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

智，亦云灵台。若有所住著，即身为死尸，亦云守死尸鬼。

问：净名默然，文殊赞叹云：是真入不二法门，如何？

师云：不二法门，即你本心也。说与不说，即有起灭。无言说时，无所显示，故文殊赞叹。

云：净名不说，声有断灭否？

师云：语即默、默即语，语默不二，故云声之实性亦无断灭，文殊本闻亦无断灭。所以如来常说，未曾有不说时。如来说即是法，法即是说，法说不二故。乃至报化二身、菩萨声闻，山河大地、水鸟树林，一时说法。所以语亦说、默亦说，终日说而未尝说。既若如是，但以默为本。

问：声闻人藏形于三界，不能藏于菩提者，如何？

师云：形者质也。声闻人但能断三界见修，已离烦恼，不能藏于菩提，故还被魔王于菩提中捉得，于林中宴坐，还成微细见菩提心也。菩萨人已于三界菩提决定不舍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觅他不得。不舍故，外魔亦觅他不得。汝但拟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无相文现。如今但知决定不印一切物，此印为虚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虚空世界诸佛出世，如见电光一般。观一切蠢动含灵，如响一般。见十方微尘国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闻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异，法法不异，乃至千经万论，只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

问：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如何？

师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谓之贪利。如今学人，不积功累德，见者便拟学，与歌利王何别？如见色时，坏却仙人眼。闻声时坏却仙人耳，乃至觉知时，亦复如是。唤作节节支解。

云：只如仙人忍时，不合更有节节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

师云：你作无生见、忍辱解、无求解，总是伤损。

云：仙人被割时，还知痛否？

又云：此中无受者，是谁受痛？

师云：你既不痛，出头来觅个甚么？

问：燃灯佛授记，为在五百岁中、五百岁外？

师云：五百岁中不得授记。所言授记者，你本决定不忘，不失有为，不取菩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岁外别得授记，亦不于五百岁中得授记。

云：了世三际相不可得已否？

师云：无一法可得。

云：何故言频经五百世前后极时长？

师云：五百世长远，当知犹是仙人。故燃灯授记时，实无少法可得。

问：教中云：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者，如何？

师云：若以三无数劫修行，有所证得者，尽恒沙劫不得。若于一刹那中获得法身，直了见性者犹是三乘教之极谈也。何以故？以见法身可获故，皆属不了义教中收。

问：见法顿了者，见祖师意否？

师云：祖师心出虚空外。

云：有限剂否？

师云：有、无限剂，此皆数量对待之法。祖师云：且非有限量，非无限量，非非有无限量，以绝待故。你如今学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争唤作禅师？分明向汝道：一等学禅，莫取次妄生异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异；若不如是，不免轮回。

问：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

师云：你作如是见，只见假舍利，不见真舍利。

云：舍利为是本有，为复功勋？

师云：非是本有，亦非功勋。

云：若非本有，又非功勋，何故如来舍利，唯炼唯精，金骨常存？

师乃呵云：你作如此见解，争唤作学禅人，你见虚空曾有骨否？

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

云：如今见有舍利，此是何法？

师云：此从你妄想心生，即见舍利。

云：和尚还有舍利否？请将出来看。

师云：真舍利难见，你但以十指撮尽妙高峰为微尘，即见真舍利。夫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只论忘机即佛道隆，分别即魔军盛，毕竟无毛头许少法可得。

问：祖传法付与何人？

师云：无法与人。

云：云何二祖请师安心？

师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觅得心。觅心不可得故，所以道与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归生灭。

问：佛穷得无明否？

师云：无明即是一切诸佛得道之处，所以缘起是道场，所见一尘一色，便合无边理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道场者无所得也，我向你道只无所得，名为坐道场。

云：无明者为明为暗？

师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无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只是本明，不明不暗，只这一句子，乱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其无碍慧，出过虚空，无你语论处。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知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你如今把什么本领拟学他？

云：既是学不得，为什么道：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之何？  
师云：归源性无二者，无明实性，即诸佛性。方便有多门者，声闻人见无明生，见无明灭。缘觉人但见无明灭，不见无明生，念念证寂灭。诸佛见众生终日生而无生，终日灭而无灭，无生无灭，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满菩提圆，华开世界起。举足即佛，下足即众生。诸佛两足尊者，即理足、事足、众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如今念念学佛，即嫌著众生，若嫌著众生，即是谤他十方诸佛。所以佛出世来，执除粪器，蠲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尽，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只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决定不分别佛与众生，一切尽不分别，始得入我曹溪门下。故自古先圣云：少行我法门，所以无行为我法门，只是一心门，一切人到这里尽不敢入，不道全无，只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师一日上堂。开示大众云：预前若打不彻，腊月三十夜到来，管取尔热乱。有般外道才见人说做工夫，他便冷笑，犹有遮个在，我且问尔：忽然临命终时，尔将何抵敌生死？尔且思量看，却有个道理，那得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有一般闲神野鬼，才见人有些少病便与他人说，尔只放下着，及至他有病，又却理会不下，手忙脚乱，争奈尔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万般事须是闲时办得下，忙时得用，多少省力。休待临渴掘井，做手脚不办，遮场狼藉，如何回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钻乱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学

口头三昧，说禅说道，喝佛骂祖，到遮里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争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狱中决定放尔不得，而今末法将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负荷续佛慧命莫令断绝，今时才有一个半个行脚，只去观山观景，不知光阴能有几何？一息不回便是来生，未知甚么头面，呜呼！劝尔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时，讨取个分晓，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关楔子，甚是容易，自是尔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难了又难好，教尔知那得树上自生底木杓，尔也须自去做个转变始得。若是个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著衣吃饭处，阿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著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瞞。便会开大口，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到这里说甚么阎罗老子千圣尚不奈尔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颂曰：

尘劳回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  
不是一翻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师于唐大中年中终于本山。

宣宗敕谥断际禅师。塔曰广业

卷下终

# 信心铭

隋 僧璨撰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往空忍。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  
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  
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勿追寻。  
豫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像。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沈瑯不好。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趣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妄由斟酌。梦幻空华，何劳把捉。  
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眠，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  
启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  
虚明自然，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万年一念。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妄绝境界。  
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信心铭终

# 永嘉大師證道歌

唐 慎水沙门玄觉撰

君不见。

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炮虚出没。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

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决定说。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征。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净五根。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  
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議。

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  
我师得见燃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崆幽邃长松下。  
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  
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  
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膩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不可毀。不可贊。体若虚空勿涯岸。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  
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sè。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门元不著。一性如来体自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梅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沉师子住。  
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

师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  
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  
二乘精进没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亦愚痴。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实解。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师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鞞。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  
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无极。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消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  
象驾峥嵘慢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诀。

永嘉大师证道歌终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